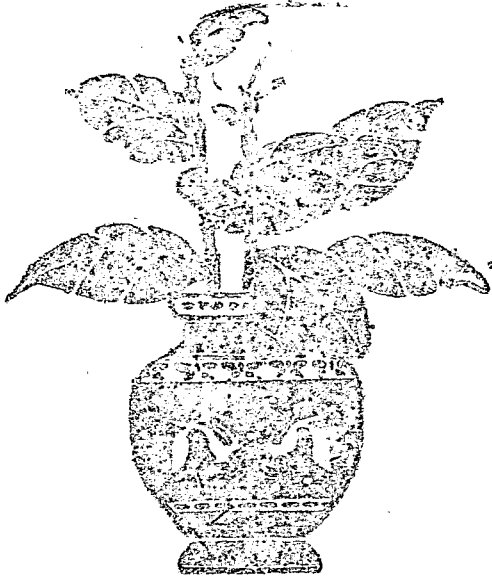


青年萬

青島北



美國國會圖書館

惠存

中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奉
教育部命敬贈
民國卅五年
二月

MG
I234
56

青 年 萬

著 鷗 北



3 1761 7552 3

行 印 館 書 印 務 商

萬年青 (三幕劇)

全劇人物

林仕瓊

年歲四十七。世代書香的子弟。因為父親是清朝的京官，所以十幾歲就到了北平——那時候還叫北京。現在父親已經逝世了三四年，他已是一家之長，有三個弟弟，六個姐妹。除了大姐林乃賢一家人還跟他們住在一起之外，其他五位妹妹都已經出嫁，並不住在林府。他祇有：太太，女兒和一個養女，然而住在一個大門裏的這一大家却有四五十口人。他下一代的子姪輩都生在北平，實際上，北平已經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

在北平，他的父親遺有百多頃的田產，他經營着一個麵粉公司，這公司是靠百多頃田出的麥子，用機器磨成麵粉，成了北平一個有名的大麵粉公司。這一家四五十口人就是靠這公司支撐，過着優裕奢華的生活。

他很後悔小時候不會用功讀書，對於讀書人特別敬重，很喜愛學有所成的外甥——鄉國



明，也很擔心這些子姪輩都一無所長。

他是個耿直的人，北平淪陷以後，日本人曾威脅他做偽糧食管理局局長，被拒絕了。

黃慧珠

林仕瓊的太太，年歲已經四十歲，然而還很好裝束，皮膚保養得很好，臉上看不到一條皺紋。面孔雖然美豔，然而性格却很潑辣。翻翻眼就是主意，轉個身就來個辦法。

燕珍

林仕瓊名義上的養女，實際上却是姨太太，年二十三歲。因為是河北人，所以被起名叫做燕珍。說的是一口地道的北平話，人極樸素，成年穿件藍布袍，不塗胭脂粉却有一副白裏透紅的面孔、大眼睛、小嘴、還有一個笑渦，在林府的脂粉叢中顯着異常的清秀，別具一種迷人的風姿，大家送她一個外號是萬青年。

在林府裏她是精神上最痛苦的一個人。她覺到林仕瓊把她當做一個玩藝兒，黃慧珠把她看為眼中釘。林府的人把她看成一架造人機器。

因為她受着苦楚的折磨，所以她反倒有向上心和奮鬥精神，同時內心裏也最需要人們真實地同情。

她有一個夢，就是養好了病的身體好離開林府，到另外的世界去創造一個真正的人的生活，創造新的生命。

林國華

林仕瓊的女兒。年十九歲，從小就是北平奶媽喂大的，也是在奶媽身邊長大的，在林府除了燕珍之外，她的北平話要算講得最够味兒。

她是高中的學生，然而已經是整天濃裝豔服，好修飾，好玩，好唱洋歌，更好追求戀愛，雖然她並不懂得什麼是愛情。

她是一朵校花，也足夠得上一位摩登小姐。對一切的認識祇是二點兒表面，對人生社會的瞭解更是朦朧模糊，她沒有什麼心眼，心直口快。

鄭琪衡

雖然已是四十五歲，看來不過四十歲的樣子。是一位名律師。也是林府老太爺的得意門生。同林府結親以後一直在林府做姑老爺。

在律師的職務上很有辦法，所以生活也很優裕、安適。

林乃賢

鄭琪衡的太太，却比丈夫大三歲，已經四十八歲了。人胖，大家說她福像，可是她自從結婚以來，就在丈夫吵罵之下生活着。因為夫婦感情不好，加倍地痛愛孩子。

她人和藹慈祥是個標準的母親。

鄭國輝

鄭琪衡的長子，年二十五歲。大學畢業之後在銀行裏做行員，人雖不漂亮却好穿漂亮西裝，祇知道享樂舒服，沒有大志氣。

因爲怕吃苦，北平淪陷之後不敢到內地去，在北平並不甘心做漢奸，祇是自暴自棄，怨天尤人。

他好說俏皮話，然而話不一定就俏皮；好開玩笑，然而常常因爲開玩笑使人不開心。

鄭國明

鄭琪衡的次子，年二十四歲。從小就很聰明，從小就在表姐表妹羣中長大。他有一雙具有吸引着女人魔力的明亮眼睛，有一股女人一見就愛的性格。

他將從日本留學回國，就被聘爲北平大學教授，是個作家，也是抗戰中的鬥士。在抗戰中，在戰地工作過，也在大後方工作過，並且曾經被派深入敵區，負責完成重大的任務。

他雖然面貌完全是個書生，然而有魄力，有勇氣，祇要他認爲是正確的事不顧一切困難，他一定要使之圓滿達成。

楊媽

約四十來歲，是林國華的奶媽。現在在林府裏是資格最老的用人。

高升

約四十多歲，是林府的門房，也是老用人。

「林二爺

林仕瓊的二弟，四十多歲，是個臉上有麻子的大獍鬼。

漢奸

約三十來歲。

日本軍官

日本兵甲

日本兵乙

狄伯爾

美國醫生

第

一

幕

人物：（以登場先後爲順）

楊媽 鄒國輝 鄒國明 林國華 燕 珍 黃慧珠 鄭琪衡 林乃賢 高 升

時間：蘆溝橋事變當年（民國二十六年）舊曆新年初一的早晨

地點：北平林公館的客廳

景：

林府的客廳

林府是有四五十口人的一個大家庭，原籍是福建，因爲老太爺清朝就出來做京官，所以在北平已經住有三十多年。老太爺雖然已經死了三四年，可是這一家還沒有分家，四五十人住在一起，一房有一個小院落，這間客廳是林府大老爺林仕坤的客廳。

客廳是由舊式的建築改成的中西合璧的大客廳，客廳門窗寬大，裝着玻璃；比後面的花園要高出三層的石階。客廳的左後邊有一個大玻璃門，靠着玻璃門的左右一邊是一個高大的玻璃窗，玻璃窗上掛着西式的厚窗幔，右旁邊有一個門可以通到林大老爺的內室。

拉開窗幔，從玻璃門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見客廳的後面是一個走廊，走廊的幾根大圓柱子跟花欄干都是朱紅油漆漆的，漆得又紅又亮。走廊上擺着幾盆菊花。順着走廊的左邊走，可以通到林府二老爺住的後院。

從走廊下三層台階，就是小花園。因爲正是冬天，花園裏看不到很多的花草，祇看見一排

圓矮牆一樣的頂上，真得平平的扁柏樹，跟一顆四季長青的從福建移植來的青鐵樹。從這個小花園有路可以通到林府的東院，現在是林府的姑老爺鄭琪衡住的院落；也有路可以通到林府的大門口。

客廳的內部：

(一) 右邊 客廳的這一邊靠着後牆擺着一個幾乎有這客廳一生長的案台。案台的正中供奉着「福州林氏歷代祖宗親神位」。這個神位是楠木的，可是「福州林氏歷代祖宗親神位」這幾個刻出來的隸字，却是金色，底子是朱紅色，四邊的框子是紅楠木本色，框子的下邊有能使這神位直挺挺地豎着的楠木架子，架子是一塊整楠木雕刻成的。在神位的正前面擺着一個白銅大香爐，香爐的左邊是一個有玻璃罩子楠木架子的玉如意，右邊是一個楠木架子的直徑一尺半大的古瓷大菓盤，盤上擺着香佛手。在這長案的最外邊是一對二尺多高的白銅大燬籤。燬籤旁邊擺着一對大紅燬燭，一把供香，還有紙煤火柴等。緊靠着案台的前面正中擺着一個楠木八仙桌。桌子前面圍着金絲線繡的紅緞桌圍。(上面還掛着一個長條的紅桌圍，這個長條的紅緞桌圍也是金絲線繡的，繡的是一排五個福字。)八仙桌的前面擺着一個燒元寶用的八卦化灰爐，再在前邊兒的地下鋪着一個紅氈子。另外有幾把墊着紅氈子的太師椅，二三個楠木小茶几，還有一個放滿小古玩兒的楠木玻璃櫃。

(二) 左邊 這邊兒的家俱完全是西式的。有一套二件的華沙發，沙發上有玫瑰紅的西

式椅墊。前面有一個低茶几，茶几上面擺着一個福建朱紅漆的八寶糖菓盒，菓盒裏面有各式樣的糖菓，另外有一個有四個小輪子可以隨便推動的圓沙發。有一個小茶几，茶几上面擺着一個玫究美麗的花瓶，花瓶裏沒有插着花，却插着一叢茂盛的一年常青的綠油油的萬年青。暖氣管也正好在這邊。還有一個鑲着長鏡子的衣架。

一般的印象是一所中西合璧，色調却很調和，而且又精緻華麗的客廳。客廳的牆壁上掛着名人字畫，有福建在北平的遺老陳寶琛太傅的對聯，陳衍的中堂小楷，林琴南的山水畫等，在神位後面的牆壁上掛着五彩絲線繡的紅緞福祿壽喜圖。從客廳的天花板下面，垂下兩個楠木架子的紅紗燈。總之，這客廳充滿着大家庭過新年的富麗堂皇的氣氛。

掃開：

楊媽（以下簡稱楊）穿着一身棉褲棉襖外面罩着一身新毛藍布褂跟新毛藍布褲，頭髮雖然不多啦，可是刨花塗了不少，梳得澤亮，髻上除了一些銀首飾之外，插着一朵惹人注目的小紅紙花。她在收拾着屋子。

這時候客廳裏並不亮，因為玻璃窗跟玻璃門上的厚幔緊緊地遮住了外面的光線。

楊媽收拾一會兒屋子，忽然想起來天已經不早啦。走到窗前將窗上跟玻璃門上的厚幔拉開。清晨的太陽從花園射進客廳來。透着明亮的玻璃窗跟玻璃門清楚地可以看到花園裏一排修剪了頂的跟矮牆一樣的扁柏樹，和一顆油綠的鐵樹。

走廊的朱紅圓柱子，花欄干跟幾盆菊花被冬天早晨的太陽照着愈發好看。

遠遠地傳來一陣陣地鞭炮聲。

楊媽收拾屋子收拾到案台，正拿紅蠟燭往燭籤上插。正在這時候——

鄭國輝（以下簡稱輝）穿着一身咖啡色的西裝，一條花的領帶，還圍着一條白羊毛的圍巾，腳上是一雙黃皮鞋，外邊穿着一件醬色的時式呢大衣。總之，是北平非常考究的西裝，這是銀行裏職員最注意的事，輝並不是例外。他雖然生的極普通，然而他自己個兒以為有這麼一身極漂亮的西裝，自己個兒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鄭國明（以下簡稱明）穿着一身藏青西裝，黑大衣黑皮鞋。很有些書生氣，可是也很活潑可愛，他有一雙聰敏明亮的眼睛。

他們兄弟倆在花園就喊着：「拜年！拜年！」跟着走上走廊，推開玻璃門，走進客廳來。

明輝
（同時喜氣盈盈地）
拜年來啦！拜年來啦！
拜年來啦！拜年來啦！

楊
（一邊的蠟燭已經插到燭籤上，正在插另外一邊的蠟燭）兩位少爺真早呀！（插完了蠟燭）給兩位少爺拜年。（用兩隻手在衣襟邊上作揖）輝少爺，明少爺升官發財！升官發財！
（敷衍地）哦，哦。

明
楊媽給你拜年呵！

楊（笑嘻嘻地）噲！那可那兒敢當呵！別折噠我的壽。

明（明說了也就算了，並沒有真拜。）

輝（用眼指着內室問楊）小姐、太太都起來啦嗎？

楊（一邊收拾屋子一邊答話）全都起來囉，大三十兒晚上小姐一直守歲就沒有睡覺。

（林國華——以下簡稱華，剛剛化完裝，一臉的濃裝，電髮頭髮、高跟鞋、穿着一件紅花的夾襖袍，外面一件玫瑰紅的羊毛衣。人滿天真活潑，一看就知道是個倚鬚的闊小姐。她從內室走上客廳。）

華 輝哥、明哥，拜年，拜年。

明輝（同時）拜年，拜年。

輝（看到華滿身的濃裝讚揚着）好漂亮呀，真像個過新年的樣兒。

華（談起服裝來與緻最好）得噠，得噠。（看着輝）瞧你才叫倍兒率（真漂亮的意思）呢？

紅領帶，咖啡色的西裝，黃皮鞋，還有一個白圍巾，才真叫做够味（够派頭的意思）呢！

（向明笑着）明哥，你說對不對？

（輝覺着華的話正說在心上，頗爲得意。）

明（對服裝不感興趣敷衍着）噯。（故意打岔）你怎麼守歲一夜沒有睡覺。

華（有些奇怪）明哥，你怎麼知道的？

明 剛才楊媽說的。

（楊媽收拾着屋子不說話。）

華（頭歪歪）我跟他們（手指一下楊媽）包了一夜餃子，聽講着鄉下的故事兒，聽着怪有趣的，也就忘記睡啦。

明（怪失望的，有點挖苦人的勁兒）你真有這興趣。

輝（向明）她特別好這一套。

華（嘴一撇）嚶，（聽着他們的話不大對自圓其說地），各有一好。

明（不好叫華再不高興、討好地）華妹，昨天你讓我們頭一個來拜年，你看我們不是頭一個來啦嗎？

楊（收拾着屋子聽着他們說話現在忍不住不插嘴了）對啦！明少爺才從東洋回來沒有幾個

月，這幾年輝少爺年年兒是頭一個來拜年。我一邊兒收拾着屋子，一邊兒就計算着兩位少爺該來啦！真格得，我這兩隻蠟燭還沒有插完，可就全都來啦！

（楊開開桌上的八寶盒，分別送到輝明華前面。）

（輝明華各自拿了些糖果吃。）

（楊媽送完糖果，下。）

華 我熬了一夜沒有睡覺，就爲着看看你們到底兒是不是大年初一頭一個來拜年？真格得，這麼早你們就都來啦。（拿一塊糖送到國口嘴裏。）

輝（向華）國華怎麼燕珍還沒有起來嗎？

華 早就起來啦！現在還在寫字呢！

明 怎麼今天還寫字？

華（用挖苦人的聲調）今天才要新年試筆呢！

明 她一天到晚唸書寫字到滿用功的。

輝 她再不這樣日子更不好過了，他又不比別人，人滿明白，心裏滿聰明，這個也喊燕小姐，那個也喊燕小姐，名義上是位養女實際上連個姨太太還不如。

華（用食指擋着嘴）噓……你聽，來啦。

（內室脚步聲響起。）

輝（踉蹌不安地）噢，這椅子太大（指椅子）……還……還不如……

（燕珍——以下簡稱燕，穿着一身藍布長袖旗袍一雙平跟鞋，沒有燙的短髮却梳得整潔，臉上沒有塗脂粉，然而都有一股清秀氣，吸引着人，使人覺着可憐可愛。）

（她從內室走進客廳。）

朝（向燕）拜年，拜年。

耀 (轉過身向燕不自然地) 拜年，拜年。

燕 拜年，拜年。

華 (忍不住笑了) 算啦，算啦，別裝像兒啦！咱們還是商量商量今兒格怎麼過年吧！

輝 (想起就說) 上午溜冰，下午看電影。(看了看大家) 你們看怎麼樣？

華 (完全讚成) 好，好，我看新年試筆，還不如來個新年試冰吧！

燕 令兒格還想出去！這個院子拜拜年，那個院子坐坐，不出這門兒，一個上午這不够拜的呢！那年辰不是這樣兒。要是現在就溜冰去，回來又要找挨罵嘍。

明 (點着頭) 有道理，還是下午出去吧。(也有主意) 最好先到南池子，就跟大人說是去給四姨拜年，順便還可以約國美一塊兒去溜冰，咱們不又多一個人兒，(做手勢) 豈不一舉兩得。

華 (不快地) 算啦吧！別那麼嚕嚕嗦嗦吧，大年初一美姐姐還不一定肯去溜冰呢！並且去四姑那兒一坐，一定又要叫他們硬留着吃這個吃那個，弄得連冰都溜不成，那才糟糕呢！

燕 (順着華的話意) 咱們就刷國美整個的，下午一直去中南海溜冰吧！

輝 (看了看華順水人情) 好！刷她，刷她。

華 (高興地) 一言爲定，那麼今兒的節目就這樣兒定規嘍。

燕 (看了看明逗引着) 國明，你怎麼樣？

明 (裝着毫不在乎似地語氣有點兒冷) 我無所謂，(轉向華) 國華我也守歲，一夜沒有合眼。

華 真的？……

燕 （槍着插進）好，（嘲弄地）真是一對兒！（向明）是不是也包了一夜餃子？

明 （跟沒有聽見燕的話一樣，故意不睬燕，對華）我三十晚上畫了一張畫兒——一個人的像。
（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畫像給華看，故意做着親熱的樣兒）你看，像不像？

華 （看明那麼親熱地對她，非常地高興）試，趕情是一張畫像，（仔細一看是燕珍的畫像，）不覺心裏冷了一半兒，但是還裝着高興的樣兒。）倍兒好，倍兒像。

（明用眼瞟了一眼燕。）

華 （一邊看燕一邊誇大地）哦！一個白裏透紅的臉蛋兒，大眼睛，櫻桃小口，還有一個小酒窩，倍兒像，倍兒像。（一蹩一跳地走近明，撒嬌地）明哥，你怎麼不給我也畫一張？

燕 （追上華笑着）別胡扯，叫我來看看到底畫的是誰？（扶在華背後看華手裏的畫像，微笑）倒是有些像，瞧，還是日本留學生倒滿有兩手兒。（高興地滿面笑容地向明微微鞠了鞠躬。）謝謝囉，（要拿華手裏的畫像。）

（明趕快地從華手裏拿回畫像。兩個人幾乎是同時搶這張畫像。）

明 （担心地）別把好好一張畫兒給搶板啦！（走近明看畫兒。）

（攔住燕）不會，不會，可是先別忙。我前幾天跟你要那張放大的像片你不給。誰不知道你做花是有名的好手，請你做幾朵兒也不肯。昨天大年三十兒打定了主意畫一張你的像，

專等你的照片或者是花兒送來，我這份兒年禮才能夠送出去。

（輝聽他們說的鬧熱走過來，從明手裏拿過畫兒看。）

華（拍手稱快）好，好。明哥，真你的，你這份兒年禮不賴。你這法子也真絕，非治她一

下子不可。

燕（看着華笑，轉頭向明）你也該畫一張給華妹妹呵！

明（直截了當）如法泡製當然可以。

燕（順口說出）那讓我們的名歌手現在就唱一個名歌兒好囉。

輝好，好。唱個歌吧！（兩眼盯着華）

明（毫不考慮地）那不行，唱歌兒不行。

華（撇起小嘴）怎麼噎？還不行嗎？還說呢？你早就答應替我作一篇兒文兒囉，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作呢？（走近明）學校一開學就非交卷不可呢！

明一篇文兒沒有問題，一定奉送不取分文。

輝（拿着畫兒已經看了半天）畫的真不錯，（看了看燕）可惜還沒有人漂亮！

燕（向輝）討厭（看華）要是給國華小姐畫一張像，一定才是一朵兒真正的國花兒——福建

小姐生在北平，那才是最漂亮的小姐呢！

華（向燕佯怒）要是跟我開玩笑，我要肱肢你啦！

輝（打趣地）國華還沒有做成國花兒，可是早已經做了校花兒囉。

華（警告地）輝哥……

輝（止任華的話，瞪着眼睛瞧着她）我可不怕你，肱肢。

華（瞪着輝）怎麼噯？（跑到輝面前要肱肢輝）你不怕？

（輝開腿跑開，華叫着追輝。）

明（跑向輝）別弄壞囉我那張畫像（從輝手上拿回畫像放到口袋裏，攔住正追輝的華。）算
噯吧！算噯吧！

（明愈攔住華，華愈要追輝。）

明（沒有話地找話說）現有北平的學生都忙着救國，你還忙着做什麼校花兒。

華（氣的不再追輝了，頭一歪還上幾句）噯，明哥，你當着就是你一個人救國呢，開口救國

閉口救國，（順口溜出）我也參加喫婦女愛國會呢？

明（冷笑）請問你參加婦女愛國會做囉什麼工作沒有？

華（躊躇着）我……

輝（搶着開玩笑地學着華的語調）我做了婦女會的會花兒。

華（氣的要哭了）你們真是討厭透啦！

燕（看着過意不去，向輝）別老鬧不完。（向輝使眼色。）

舉 (滿心地不痛快，有意挑戰地) 中國人沒有像樣兒的，日本女人才漂亮呢，是不是？

輝 (不好再跟國華開玩笑了，順着華的話氣) 日本女人，日本女人我們在北平就沒有瞧見一個像樣兒的，一個個兒的都是灣着腰，駝着背，一雙羅圈腿，身後頭背着一個大包袱，還塗着一臉(誇大地)大！白！粉！。

(華、燕同時笑了起來。)

明

(一本正經地) 這倒是真的。我才剛到東京看見到處都是女人，百貨店裏賣東西的是女人，公共汽車上，電車上賣票的是女人；飯館的招待又是女人；回到公寓去還是下女；一天到晚花錢的時候，錢盡是往女人手裏溜；那時候眼睛都看花囉，覺着日本女人還怪漂亮的呢；可是以後住久囉，也就不覺着有什麼啦。一回到國內反倒覺着還是中國女人清秀，不像日本女人那麼俗氣。

華

(勝利地笑了笑，但是還要挑戰) 可是你不是說日本女人多情嗎？(有聲有色地) 前幾天你還說，日本人情死常常是一個女人跟一個男人用繩子綁在一塊兒，再綁上一塊大石頭，往大海裏撲冬一跳(略停一會兒用手往下一指，緩慢地) 一直沉！到底兒。

(輝跟燕聽得滿入神。)

明

日本人情死的風氣很盛，男女戀愛之後，或者因為家長不同意；或者因為經濟的關係；或者因為一方面已經結了婚；戀愛的問題不能夠圓滿解決，於是就一塊兒來個情死。

燕 那他們一死，不是更不能戀愛啦嗎？

明 (解釋) 這本來是不合理的，他們不積極地去解決問題，去奮鬥，祇挑了一條最容易的消極的路一塊兒情死，一死了之。(感慨地) 日本的女子真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

燕 (不以爲然) 那也不見得吧！

輝 日本男人對女人也太壞啦，把女人當做奴隸，當做玩藝兒。

燕 (感慨地) 哼！別說啦！「天下的烏鴉一般黑」，你們男人都是壞的。

輝 你那套怪論又來啦。(用手指着鼻子) 男人都壞，至少也有一個是好的。

燕 討厭！

明 日本女人的性情特別溫順，我們在東京的時候，大家都說一個男人要有這(用手一比)三樣兒才算享福：(用手比着一)第一樣兒是吃中國菜；(用手指比着二)第二樣兒是任洋房；(伸出三個手指)第三樣兒是娶個日本老婆。(三個指頭一收。)

燕 (一直沒有停止挑戰) 那你爲什麼不娶一個日本老婆？

華 他一定有不少日本女朋友，日本女人看他又漂亮又和氣非追他不可。

明 哼！前幾天他的一個日本同學來還說過，自從他回國以後，他那位房東小姐一天到晚想他，後來害相思病害死啦！

明 (分辯) 那是他們造謠。

華 (逼近明重複着) 哼！造謠，造謠，誰造謠？

(明被華弄得有些窘。)

燕 (不容明分辯) 什麼造謠，不造謠。(看明) 看誰在燒盤兒。(臉紅的意思)

(輝跟慧愈看明，弄得明愈燒盤兒。)

燕 (繼續着嘲弄地) 我看明哥還是趕快回東京去吧！要不結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日本女人呢！

(笑)

燕華 (同時) 哈哈，哈哈……

(燕、華、輝正笑得鬧熱，)

(黃慧珠——下簡稱黃，穿着一件古銅色的絲絨長袖旗袍，梳着一個光亮的髻兒，兩隻腳雖然是改組派，却穿着一雙半高跟皮鞋，頭上戴着珠飾和一朶小紅絨花兒，手上滿是金飾。一身上下的裝束顯得她是老來俏。)

(黃在前面，楊跟在後面，從內室進到客廳。)

(她們一個人手裏都端着兩個盤子，盤子上面放着一包廬建掛麵，每包掛麵上邊都插着一朶兒大紅絨花的字，這四包掛麵上，插着的是「福」「祿」「壽」「喜」四個紅絨花字。)

黃 (聽到他們的笑聲，邊走邊說) 好熱鬧，好熱鬧！(狠狠地看燕一眼) 你們起來就在這邊

兒聊天，什麼事情也不做。（諷刺地）你們真會享福，真會享福。

明輝（同時立起鞠躬）大舅媽，拜年，拜年！

（黃跟楊把四盤掛麵放到桌上，楊把四盤掛麵一盤一盤地放正。）

黃（變個笑臉笑嘻嘻地）拜年，拜年。你們真早，家裏已經上過供啦吧！

明（走前一步）坐過供啦！

黃（翻翻眼）你們年年是早的，（冷言冷語地）我們家裏可就祇有人吃飯，沒有人做事，該上供囉也祇有我一個人管（看了一眼華指狗罵鷄地）國華今年你可又大一歲囉，也該學學做大人啦！

（華背着黃向燕做了一個怪臉）

黃（對着華的背）國華，你也幫幫我進去拿幾盤點心屏上供呵！（往內室走，下。）

華（應聲）哎，來啦，來啦。（走到內室門口回頭向明）明哥你也幫我們拿兩盤兒吧！（下）

明（應聲）好。（隨着華下。）

（燕也往內室走，走了一半路又躊躇着退了回來，無聊地走到萬年青的旁邊，弄着插在花瓶裏的萬年青。）

輝（漫語找話說）燕珍，你真是萬年青。一年到頭是這身藍衣裳。不過今天大年初一最好選

是換一換吧！你看，（用大拇指一指）早晨這個風頭兒就不對嚟。等一會兒少不了又是叨叨嘮嘮，叨不完。

燕

（莫奈何地）叫牠叨叨去吧！反正一年到頭是這樣兒。

輝

（好意地勸告）其實你最會做人，又何必這樣兒呢！隨和一點兒吧！又何必一定要跟人嘔氣呢！（開玩笑地）萬年青要是成了受氣包兒，那可怎麼好！

（燕默然若有所思，又去弄萬年青不說一句話。）

輝

（話沒法子再說下去，轉了話題。）你答應今天送給我紙花，怎麼不送給我？

燕

（奇怪地）誰答應啦？

輝

（笑着）你以前總說明年一定送給我，今天不是你的明年啦嗎？

燕

剛才還沒有看見，明哥他在耍花兒，我還沒有給他呢！

輝

可是你應該先給我呵！

燕

爲什麼？

輝

（申述理由）因爲我先跟你要的。

燕

可是他已經先畫了我的畫像。

輝

（試探地進攻）我自從國明回國之後，你有些變囉，你看不起我，你對他也有點特別。

燕

（翻了臉）少胡說，無聊透啦！少理我點兒。

輝 (走近燕身，嘻皮笑臉地) 我偏要多理你一點兒。

燕 (轉過身背向輝，生氣地) 不理你。

輝 (莫奈何祇好裝着得意的樣兒) 你別忘記我是最高興碰你釘子的人。

(燕轉過身來，輝又向前湊去。)

(黃剛走出內室門，看到將湊到一起的燕和輝，故意地咳嗽了一聲，瞟了燕和輝一眼。)

(燕難爲情地低頭走開，輝也紅了臉。)

(黃看到他們這窘樣，得意地冷笑一笑。)

(華、明和楊隨着也從內室走上客廳，他們却都不會注意到燕和輝不自然的態度。)

(黃、華、明和楊從內室走出來的時候各自都端着兩盤福建點心，這八盤福建點心是：騎馬

酥、禮餅、金錢餅、花生糕、杏仁酥、紅紙包、雞蛋捲、油酥小麻花等。他們把這八盤點心

都擺到神桌前面的八仙桌上。)

(燕跟輝不好意思地也都湊到八仙桌旁邊幫助他們擺正桌上的盤子。)

(楊媽轉身進到內室。)

黃 楊媽去拿元寶跟鞭炮去啦！還差一盤龍眼乾(就是桂圆)一盤荔枝乾。(向華) 小妹你再

進去跑一趟吧！

(華沒有說話，走進內室。)

（黃用火柴點着紙媒，用紙媒想去點左邊燭籤的燭。明走過去幫助把大燭籤拿下來。黃用紙媒把燭點燃。明把燭籤放到原位。黃拿着紙媒走到右邊的燭籤那邊，正好輝在旁邊，輝同樣地把燭籤從神案拿下來，黃把紙媒吹燃。輝就着紙媒把燭點燃，把燭籤放到原位。兩隻燭燭燃起。）

（楊從內室走出，手裏拿着一大掛鞭炮，和十個大元寶——這十個大元寶大約有一尺多長，是用福建特有的大錫箔紙疊成的，有金色和銀色的兩種。）

黃（看到楊媽手裏的元寶）這是誰疊的（指着元寶）疊的這個樣子。

（華從內室進到客廳，端出一盤龍眼乾、一盤荔枝乾，放到八仙桌上。）

（楊把五個金的五個銀的紙元寶拿到八卦化灰爐前面，燕走前去把八卦化灰爐的蓋子打開，把蓋子放在一邊。楊把十個元寶滿滿地放到八卦化灰爐裏。）

楊（咕噥着）這不是我疊的，（看了看燕）還是昨兒格燕小姐抽空疊的哪，不是疊的滿好得嗎？

黃（啊？你老花了眼啦吧！這個樣子還好？

（燕看了看元寶，不說一句話。）

（華又背着黃，向燕做了一個怪臉。）

（輝和明看到了華的怪臉，想笑又不敢笑地顫着嘴，輝終於忍不住，於是用手把嘴蓋上。）

（黃還背着臉在神案上，從一把香裏抽出來三根，用紙媒在點着，並沒有注意到華。）

（楊媽嘴裏一邊不知道在咕噥着什麼，一邊拿着那一大掛鞭炮走出玻璃門，走下走廊在花園裏喊着：「高爺！高爺，來放鞭呵！」老人高升在幕後面應聲：「哎，來噠。」停一會兒楊由花園上走廊進客廳，門外邊一陣鞭聲響起來。）

（黃把三隻點燃了的香遞給華，華接過香，走到地上鋪着的紅氈子的上面，用香敬了敬神位。楊這時候正好走過來，接過三隻香插到香爐裏，華繼續地又鞠三躬。）

（黃隨後走到紅氈子上面，向神位鞠三躬。）

（燕隨黃後，也到紅氈子上面向神位鞠三躬。）

（楊媽拿着紙媒點着了元寶，八卦化灰爐冒起火和烟，元寶不一會兒化成了紙灰。楊媽跟着把蓋子蓋上，進內室去，下。）

（輝跟明在旁邊觀禮。）

（鞭聲響停止了。）

（鄭琪衛——以下簡稱鄭。他穿着藍綉黑馬褂，脚上一雙黑皮鞋，留着一個短鬍子，很有些紳士派頭。）

（林乃賢——以下簡稱賢。她穿着藏青團花緞的狐皮長袖女旗袍，髻上插着一朵大紅絨花，手上除了戒指之外，還帶着一對金鐲子，因爲是一雙改組派的小脚，走路緩慢吃力，她的一

身老太太的服裝襯出一副忠厚面孔。雖然她頭頂的頭髮落了些，然而頭髮還沒有白。）

（他們從花園一上台階就喊着「拜年，拜年。」）

（在客廳裏面的人，隨着聲音都注視到玻璃門外去。）

明（迎到玻璃門去）一定是爸爸媽媽來啦！

（明的話還沒有說完，鄭跟賢已經走進客廳來了。）

賢 大嫂拜年，恭禧發財。

鄭 向黃拱手，幾乎是跟賢同時地）拜年，拜年。

燕 同時笑嘻嘻地）拜年，拜年。升官，發財。

華（走到鄭前面）姑爹拜年。（跟着鞠躬。又走到賢前面）姑媽拜年。（跟着又是一鞠躬。）

賢（黃拿八寶糖菓盒裏面的瓜子請賢和鄭吃。）

賢（看到黃油亮的頭）大嫂真是比一年比一年俏。

黃（看了看賢）已經快四十啦。人怕老，珠怕黃，人老珠黃不值錢，（手往下「捧」）不行啦！

鄭（開玩笑地）哼，人也沒有老，珠也沒有黃，大嫂你頭上的珠子雪亮雪亮的呢！

黃（指燕故意地）不行啦，現在是他們年青人的世界啦！

賢（走到了燕身邊，想說話，又想不起說什麼好，忽然看到燕一身藍衣服。）今年過新年，

燕小姐，你們年紀青青的人，怎麼倒穿一身藍呵！

（燕沒有話好回答，祇好笑了笑。）

黃（看到有機會絕不肯放鬆）衣裳不知道給她做了多少件，擺在箱子裏偏不穿。（撇撇嘴）

人家會過日子，看我們一年不如一年，還要留着將來穿呢！

賢（看着不過意）大嫂，大年下何必說這些個。這真是我順口一句話惹出來的事。（向燕）

燕小姐，過新年戴上一個紅花兒吧！戴上一個紅花，穿什麼衣服也就都行啦。

（燕向着賢苦苦地笑了一笑，仍然是一句話不說。）

明（看到燕內心的苦楚，自告奮勇地向燕）我到小花園給你搵一朵紅花去。

華（緊接着）現在小花園就剩下那幾盆破菊花囉，還有什麼好花。（看了看明跟燕）咱們

煞（三個人的意思）一塊上後花園的花兒洞去，叫趙花把兒（花匠的意思）給搵朵好的，好不好？

明（點頭）好，走吧！（看了看燕和華。）

（燕也點了點頭。）

華（向明和燕）那咱們就走吧！（出玻璃門下走廊到花園，下。）

（明緊隨着華下。）

（燕也跟着他們正走到玻璃門，忽然客廳裏的人都站了起來，看到林仕瓊從內室走進客廳，於是她止住了步。）

（林仕瓊——以下簡稱林，穿着皮袍黑馬褂，一雙禮服呢的便鞋。他頭髮和鬍子都有些斑白。有些駝背，常常有一兩聲的咳嗽，吸着一隻雪茄烟，走了出來。）

楊（拱手）大姐，大姐夫拜年。

鄭（同時）（拱手）拜年，拜年。恭喜發財，發財。

林（自言自語地）三十兒晚上高升他們炮冲放太多啦。二踢脚麻雷子放得叫人睡都睡不着。

輝（走到林前面）大舅拜年。（鞠躬）

賢（一年一回也該叫他們熱鬧熱鬧。）

林（對輝略點了點頭回禮）哦哦……（向賢）國明在那兒，沒有來嗎？

賢（剛跟華妹走出去。）（向輝）輝兒你趕快叫國明兒來，給大舅拜年。

（輝跑着出了玻璃門，站在花園喊着：「二弟，二弟，媽媽叫你回來給大舅拜年呢！」）

林（讓坐）坐，坐，坐。

（客廳裏面的人，經林讓一下，鄭和賢都坐下，黃也坐下，燕仍然站在玻璃窗旁邊在向外張望着。）

林 (向賢) 國明從東京回來以後，我還沒有看見他呢！

鄭 (向林) 你麵粉公司裏的奉近來也真是太忙啦。

賢 (向林) 明兒還是跟以前一樣。年紀算起來不小啦，已經都二十四歲啦，可是總還是那麼孩子氣。

(輝跟明一同進到客廳。)

明 (走到林前面) 大舅拜年。(鞠躬)

林 (站了起來點了點頭) 哦哦……(向明) 我忙總還沒有看見你，聽你舅媽說，你就要到北平大學教書是嗎？

明 (規規矩矩地) 是。回到北平以後，同學有的約我到政務委員會當日文祕書，也有同學約我到北平大學教幾點鐘書，現在到政務委員會做日文祕書，盡要做些對付日本人等事，無聊的很，我很想接受了北平大學的聘書。

鄭 (向林) 明兒的事，我一向是隨他自己主張。我也是縱容慣了他。大哥，你看他該怎麼着才好。

林 (點點頭，沉思了一會兒。) 嗯，我看……

黃 (急急地插嘴，好像滿有見地地。) 現在能到政務委員會做官，可就不容易，能到政務委員會做個大官兒還不好嗎？……又有錢，又有勢，再說你的日本朋友又多，說不定日本人

會幫助你升官發財呢！國明你放着官不做，教什麼書呀！

明（與其說是分辯不如說他是在解釋）現在在北平這些日本人多半都是些不三不四的浪人。到政務委員會去做秘書，還不就等於給這些日本浪人做狗，所以我想着還不如去教書。

（燕彪明講的話，聽得有些入神，不自覺地在頻頻點頭。林似乎也很同意明的話也點了點頭。）

明 教書對國家社會多少總算盡一點兒力量，對自己也可以多學習學習，現在北平的學生真是難得，又熱心救國工作又有學習精神。

（賢聽着自己的孩子這一篇道理非常得意地微微地笑着。）

林（又點了點頭，向鄰誇獎地）國明的話很對，很對。他看事情看得很清楚，倒不像才二十多歲的人。

賢（嘴上客氣，滿心高興）那還不是小孩子的見識。

燕（笑着向明低聲）小孩子也要做教習啦！

林（很少看到燕這麼高興，忽然看到他的服裝，順口問出。）怎麼？你今天還是一身籃衣服？

明（也轉身向玻璃門向燕低聲）咱門走吧！

（燕作了個眼色，搖搖頭。）

黃（不放鬆）可不是嗎？剛才大家都說她呢，（猶笑）哼，我們的燕珍那兒肯聽別人的話呵！好像我們就是不給他一個人做衣裳是的。

林（看到燕苦痛的面孔，聽到黃尖酸刻薄的話，不耐煩地）算啦吧，算啦吧！隨她便吧！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過年大家歡歡喜喜才好。（想着逗引燕高興，故意地問明）她不是外號萬年青嗎？

明（正想着慫恿燕一塊兒去花園，聽到林問，笑了笑微微點一點頭。）對啦，她……

黃（碰了一鼻子灰，心裏滿不高興沉下臉，兇恨恨地）她是萬年青，我是萬年黃。我是萬年黃，我是（誇大地）黃——臉——婆。

賢（看不過意）過新年一家人忌會這樣兒。

明（從花園上走竄站在玻璃門外面喊着）明哥，明哥，怎麼年總拜不完啦！（撒嬌地）這麼冷等死人啦。

明（向門外）來啦！來啦！（往玻璃門那邊走，忽然又返身走向內室，轉身向華）等一等，我給你拿一件大衣。

華（在門外面撒嬌地）不要，我偏不要。

明（推開內室門向內室喊）楊媽，把小姐的皮大衣拿出來。

燕（走到內室門口也向裏面喊）楊媽也拿出我的皮大衣。（轉身向賢，表示好感地）我自己

個兒跟他們一道兒去找一朵兒大紅花戴上好不好？

賢（點頭笑臉地）好，好。我們南邊人忌會最多，你戴上一朵紅花就好嘍。

黃（熱刺刺地）我們這大房裏的人，就沒有有一個懂得家規的，什麼該忌會，什麼不該忌會也
不懂，愈求愈不像樣子嘍！

輝（看着黃這樣兒的對待燕，滿心不高興半天沒有說話，忍不住頂上幾句）大舅媽你是師範
學校的第一班畢業生呢？怎麼也提倡起來迷信嘍。

（黃想說什麼，嘴張開了却沒有說出話，狠狠地瞪了輝一眼。）

（楊媽從內室走到客廳，手裏拿着兩件完全一樣的灰鼠反裝大衣，走到燕身邊地一件大衣拿
好請燕穿。燕順手穿上。）

（明從楊媽手裏拿着另外一件大衣走到玻璃門外面，拿好大衣叫華穿，華穿上了大衣。）

華（在玻璃門外拉着明。）快走，快走。（一蹶一跳地跑向花園。）

（華、明同下。）

（客廳裏的人們都看着他們。）

楊（又像跟誰說話，又像自言自語地）看明少爺跟華小姐倆夠多麼好呵！

燕（追出玻璃門外面喊）小妹，等一等兒。（下）

楊（走近賢身邊笑了一笑）姑老爺，姑太太，過年升官發財。（作揖）

賢（對楊慈祥地）楊媽，你看你奶的華小姐，現在已經是個大人啦。

楊（討好地）是啊！可真快，沒有幾年已經像個大人啦！（走進內室下。）

賢（向黃）國華愈長愈漂亮啦！

黃 國明才是又漂亮又有學問，報紙上雜誌上又常寫文章，又是美男子，又是教授，還是個名作家。大姐，大姐夫，真是有福氣的人呢！

林（心裏的語）他們到是很好的一對兒。

賢（冷冷地）祇怕明兒沒有那麼好的福氣。

黃（鬥氣地）可是我們……（「小妹配不上阿！」還沒有說出。）

林（忽然想起來了什麼事很嚴重地問鄭）我正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兒呢？

（鄭走近林身邊，賢和黃的注意也都集中到他們的談話，輝在一旁一直是在聽着長輩們在談話，一聲不響地獨自坐着。）

林（緩慢地）你說奇怪不奇怪，昨天大三十兒晚上，老二寫給我一封信。

賢 大家都住在一個門兒裏，有話當面說好嘍，還寫什麼信？

黃 老二這個人盡愛做怪事。

林（仍向着鄭）他的信裏說要查公司歷年的賬，並且主張先把公司的地產分嘍，以後還要公司做好股票，各房的弟兄再照股平分，（氣憤地）簡單一句話，他是要「分」家！

賢（氣憤地）哼！老二真是抽大煙抽昏了心，這成什麼話！爹剛死幾年，他就鬧着要分家啦！

鄭（自言自語地）因為這些話不好當面講，所以他才寫信。

林這樣子一來，（向鄭）請教你這位大律師的事情可就多啦。

鄭（開玩笑地）做律師的惟恐天下不亂，愈亂愈好發財。（自詡地）我這樣一個律師難道還對付不了一個大煙鬼嗎？（確實有辦法）對付老二很簡單，就告訴他現在女子也有承繼權。

（指着他的太太——賢）她雖然出了嫁，照樣兒有承繼遺產權。這樣兒加上二妹、三妹、四妹、五妹、六妹，老二一定要主張分家，我總有辦法叫他先吃吃虧。

林（心裏一亮，可是並不十分相信）叫他吃虧？

黃（不能完全相信鄭的話）叫他吃虧，叫他吃虧可不是容易的事，別看他抽大煙沒有志氣，可是要弄錢他最有主意。不說別的，現在公司的地契就在他手裏。

鄭（奇怪地）地。怎麼會到他手裏去啦。

黃還說哪，前幾天老二說要借去地契看看，我說借不得，可是（指林）他要做好人，現在叫人家拿去了可就不放手啦。這回他已經用這封信破囉臉，將來還怕他不出新鮮花樣兒。

林（鄭沉思不說話。）

（訴苦）現在想賺幾個錢養這一大家四五十口人不是容易事。他們一個個兒到時候拿錢

用，從來不操一點兒心，也不曉得經營這公司有多少艱難，還都想着我在裏面兒會有什麼好處呢？（氣憤地）分啦也好，分啦倒叫我省事！

賢（翻翻眼）分家，分家可不能憑他說要分就分。（看鄭）大姐夫你要出來說兩句公道話呵！這家分啦是大家沒有吃，沒有穿。我們這房裏沒有多少人，老二他們那一房十幾口人守着一個大烟鬼可怎麼好？

賢 老二真是從小就最多心眼兒。

高（高升）以下簡稱高，穿着一身棉袍罩着一件新藍布袍罩、黑馬褂，戴着一頂新瓜皮小帽，從花園走上走廊，進到客廳。

高 老爺，太太，拜年。（鞠躬）姑老爺姑太太拜年。（向鄭和賢鞠躬，向林）剛才二老爺吩咐說昨天送上來的信請老爺給一個回信。

（林在房裏踱來踱去不說話。）

黃（自言自語地）怎麼二老爺今天這麼早就起來啦。

輝（許久沒有說話了，聽到說到自己知道的事，忍不住插嘴。）二舅是一年一回，初一怕有人來拜年不敢睡到中午，不能不早點兒起，一年就是起這一回早。

（林仍然在踱來踱去不說話。）

黃（向林）怎麼着？倒是回他一個話兒。

(林仍然不答。)

黃 (做了主意) 高升，你就回二老爺說沒有回信。

高 是。(應聲，轉身想往門外走。)

林 高升，高升。

高 (重轉回身來) 哎。

林 今年公司裏的人來拜年，我還是照例地不見，你都繪描了駕駛是啦。

高 是。

黃 要是有人送來年禮你給收下，都送到我這兒來。

高 是。

林 你跟公司裏的人說，過了初五，我就到公司去。

高 是。(稍微又等了一會兒，看林沒有說什麼話) 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黃 (囑咐) 你先回二老爺一聲，說沒有回信就是啦，(揮手) 你去吧！

高 是。(轉身出客廳，順走廊走向後院，下。)

鄭 (樂得做個好人) 大哥，這件事大家還是慢慢兒地商量，我去跟二哥談談看。(站了起來要走。)

賢 (向輝) 明兒他們去踏花兒，現在還不回來，咱們也該到二舅那邊兒去拜年去啦。(也起

身要走。)

黃 (媿媚的向鄭笑了一笑) 這回又要多拜托大姐夫啦。

鄭 (很正經地) 好，好，沒有什麼。

(鄭、賢、和輝先後走出玻璃門，)

(林和黃送到門外)。

賢 天冷請進吧！

林 (同時) 好走，好走。

(鄭、賢和輝順走廊向後院走，下。)

(從門外傳進來：

噠噠……的抖竹子做的空竹的聲音，

打底格兒拉打……的玻璃做的牛犄角喇叭的聲音。

刮刮……的紙糊的小風車的聲音。

遠遠地幾聲炮沖響。)

(林、黃重回到客廳)。

樁 老二愈鬧愈不像樣子啦。

黃 你是老大，要拿個主意啊！總不能看着他這麼鬧。

林 看樣子，他是非分不可啦。

黃 剛才大姐夫說的對，現在既然女子也有承繼權，叫六位姑太太出面說話，好在這幾位姑太太都有好日子過，沒有人想這份兒遺產，她們一出面說話，老二算計算計也說不敢說分這份家產啦！

林 這事總要多托大姐夫，他做律師對這些事很有辦法，看來大姐夫現在真是有福氣，兩個孩子都這麼大啦。幾年沒有看見國明已經像個大人囉。這孩子小時候就聰明過人，現在小小年紀已經很有志氣，將來一定很有希望。

黃 (冷笑) 一個教書寫文章的人將來能有什麼出息。

林 (老實人說老實話) 那倒不是這麼說，我們林府本是世代書香，我小時候沒有好好的讀書，現在又操心這個麵粉公司，書本子是愈來愈荒廢啦，沒有一點兒真本領，靠做生意發財，早晚是要落空的。(感慨地) 古人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現在愈來愈覺着對，自己真沒有本領到處都有辦法，讀書人是不可限量的。像咱們這一大家四五十口人全靠這個麵粉公司，一個個兒光會吃飯，看將來可怎麼好？

黃 (微笑) 看樣子，你到是很想做國明的老丈人。祇怕你的令姐守着那位寶貝少爺不曉得要挑那家的闊小姐呢！

林 (不同意) 大姐不是那樣兒人，我們試着請三姑做個媒說說看，看樣子大姐夫會答應的。

黃 (有把握) 大姐夫當然會答應的，(盛氣地) 老實講小妹那一點兒配不上國明。國明不過是個東洋留學生，又不是西洋留學生，孩子們開着玩笑不是常說國明祇鍍上了銀，還沒有鍍上金呢！哼，那點兒銀又算得了什麼！

(華、明、燕從花園走上走廊。)

華 (手裏拿着一朵大的一朵小的紅花，高高興興地) 媽，我們回來啦，趙花把兒在花兒洞裏可找了半天，好容易找了兩朵鮮紅的花。他說一會兒來給媽拜年呢！(走近黃身邊拿出來花。) 媽，你看：這一朵兒是大的，這一朵兒是小的；我說大的好，她(指燕)偏說小的好。媽，你戴這朵大的，讓她就戴那朵兒小的吧！

黃 (沉下臉，沒有好氣地) 什麼大的、小的，我看她才是大的，我才是小的。(望着林) 她是萬年青，我是萬年黃。

(華看了看燕做了個怪臉。)

黃 她今天病，明天病，什麼事情也不做，都是等着吃現成的，穿現成的，我天生是要侍候她的……

林 (忍耐不住地發作了) 怎麼好好地又來啦！今天大年初一爲什麼你總是這個樣兒。(氣憤地向內室走，下。)

明（指了指華低聲地）好，你看都是你惹出來的禍。

（華笑了笑吐了一下舌頭，不說話。）

黃（啞着嘴，用手指走着走向內室的林）這又是你令姐的忌會啦？（逼着快說）你最好天天是大年初一，你們是一家人，你們都是一個鼻孔出氣，祇有我是外人，我是你們的眼——

中——釘——。

華（走近黃打斷她的話）媽，算了吧，算了吧。都是我不好，讓媽生氣。我戴大的叫她戴小的好囉。（把大花兒戴自己頭上，小花戴燕頭上。）

黃（氣憤地走向內室，突然又轉身向華厲聲地）小妹！不准你戴那朵兒花，你進來換上那件紅絲絨袍。

華（應聲走向內室）哎，就來，就來。（回頭向明）明哥你別走，等我一會兒，就來。

明（揮手）好，好，你快去吧！別叫大舅媽再生氣啦。

（華進內室，下。）

（客廳沉寂片刻。）

（打底兒拉打的牛犄角喇叭聲音又傳進客廳來。）

燕 大家都說你們倆很上勁兒呢？

明 你也這麼覺着嗎？

燕（直截了當）當然。

明（誠懇地）你總有一天明白。

燕（開玩笑地）對啦！大概吃上你們的喜酒，就都明白啦！

明（逼近燕）你爲什麼要這麼樣兒的開玩笑？

燕 這邊兒想早點兒把女兒推出去，你的媽媽那邊兒又是急着抱孫子。還不快嗎？告訴你實話，不光是我門的小妹，就是門美也對你倍兒好，所以剛才小妹不是不願意你去南池子找國美嗎？（諷刺地緩慢地）你們這些國字排行的表姐、表妹、表哥、表弟可真够亂七八糟的嘍。

明 你別盡改人囉。我倒是覺着這回回國以後大家對我都沒有生疏，反而特別親熱。

燕 那是當然。你人緣又好，又會做人。

明 其實我對大家都一樣。

燕（不信他的話）都一樣？一點兒也不差嗎？

明（解釋）也不能一定這麼說，當然對人好壞的程度多少是有差別的，你難道對誰也都一樣嗎？

燕 那剛才你爲什麼說你對大家都一樣呢？

明（分辯地）我是說對這些表姐、表妹們都一樣。你以爲我是在跟他們戀愛着嗎？你以爲像

國華那樣子，十幾歲的糊裏糊塗的女孩子也懂得什麼是愛情嗎？你以為我對她們那樣子的女孩子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燕（被明的話塞着了嘴）那麼……那麼……你對誰不一樣呢？

明（支吾着）對誰不一樣？我對……（話說不下去，走到萬年青的旁邊，忽然靈機一動，向燕故意做驚奇的樣子，）你看奇怪不奇怪？萬年青開啦，紅花兒啦！

燕（半信半疑地）胡扯，萬年青一輩子也不會開花。

明（故意逗引着）不信，你到這邊兒來看。

（燕果然走了過去，剛走到衣鏡前面，明在前面攔住了燕。）

明（指着衣鏡裏的燕笑着）你看這個萬年青頭上開小紅花啦。

燕（看鏡子，臉一紅，微微地笑了起來。）你真缺。

明（你知道，我最愛萬年青。）

（燕臉上的紅暈突然泛到了耳根，但是仍然極力地壓制着自己。）

明（泰然自若）我愛萬年青，萬年青不管是夏天，不管是冬天，一年到頭是油綠綠的，永遠不變本色。我愛萬年青，萬年青有堅強的生命力，不管是一瓶水，不管是一盆土，都會生根長葉，壯大成長起來。

（燕跟在教室聽課一樣地注意地聽着。）

明 我沒有去日本之前，在警房裏也養過一瓶萬年青。去東京的時候，本來想帶去，大家都笑我古怪，我也怕一路上把它枯死，還不如留在家裏。可是這回回來一直沒有看見，也一直沒有好意思問起。

燕 （微笑）哦，那麼這瓶萬年青是你的囉。

明 別開玩笑，我說的是真話。

燕 （板着臉笑着）我說的才更是正經話呢！

明 （不信）我那瓶連你這一半兒也沒有。

燕 （一本正經地）那一定更是你的囉。

明 （莫明其妙）怎麼回事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

燕 我初進這大門兒裏，就在你媽媽的屋裏，（指着萬年青）看到這瓶兒裏頭的萬年青，問起你的媽媽才知道原來還是從你們福建帶來的啦。我說過幾回歡喜萬年青，可是那裏好意思開口跟你媽媽要呢。後來還是叫你的大舅老着臉皮硬跟你媽媽要來的呢！那時候頂多不過是這一半兒，我養啦幾年才養到這樣兒。

明 （看萬年青極興奮欣慰地）我真沒有想到是我的萬年青，是我的萬年青。（鑒賞着萬年青。）

燕 （誠心誠意地）你既然這樣兒的愛它，還是還給你吧！

明（誠懇地）不，不。

燕（反倒難爲情起來）爲什麼客氣呢？

明不是客氣。你能把萬年青養得這麼好，比放在我那兒不是好的多嗎？我不但可以常常來看

我的萬年青，親近我的萬年青。（半開玩笑地）並且還可以看到開紅花兒的萬年青呢？

（瞧着燕。）

燕（臉又泛紅了，佯怒）不許胡說。

明（走近燕身邊，一雙明亮的眼睛緊盯着她，熱情地）我祇恨你……恨你不真是我的妹

燕（低下頭聲音發抖地）爲……什……麼？

（明並不回答她的話，靠近燕，握着她的手，愈握愈緊，兩隻眼睛却緊緊地盯着燕。）

（燕低着的頭始終不敢抬起來看明那一對透明的眼睛，祇注視着他的溫柔的一隻手。）

（華在內室喊：「明哥！明哥！」）

（燕聽到華的聲音，急急忙忙地脫身獨自坐到沙發上，却故意裝着若無事然的樣子。）

（明也好像在美夢中被醒驚了一樣，他在故意裝着平靜的面孔。）

（然而燕和明的神色却都有些極不自然。）

（華換了一身玫瑰紅的絲絨袍，頭上的那朵紅花兒已經不見了。她手裏拿着皮大衣，從內室

快步的走了出來。）

（並不會注意到燕和明不自然的神色）明哥，媽媽說姑媽在二爺那邊鬼拜年，叫我跟你就去，要不結，姑媽看見你緊着不去，又要不放心囉。媽媽他們一會兒就來，咱們倆這就走囉！

明（莫可奈何）噫，噫。（走到玻璃門回轉向燕）你也就來吧！

（燕點點頭。）

（明跟華走出大門。華把皮大衣交給明，明舉着大衣叫華穿好。華又跟剛才一樣地拉着明的手在玻璃門外說：「快走，快走！」）

（明跟着順着走廊向後院走下。）

（燕看着他們的背影消逝，走到萬年青旁邊癡望着萬年青。）

（從門外傳進來）：

噼噼……的抖空竹聲，

打底格兒拉打……的牛犄角喇叭聲，

刮刮……的風車聲。）

（跟着花園裏又傳來男男女女的「拜年，拜年。」「拜年來歲。」的聲音。）

——閉幕——

第

二

集

人物：（以登場先後爲順）

鄭琪衡 黃惠珠 鄭國輝 鄭國明 林國華 燕 珍 楊 媽

時間：蘆溝橋事變一個月前（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的月夜。

地點：北平一個大公館裏面的小花園。

佈景：

林公館精巧別緻的小花園。

花園有一排排的北平最多見的扁矮柏樹，樹頂剪得平平的，在花園裏邊兒就好像短牆一樣地分出花園的路。

花園有路可以通到大門口兒。走上高三層石階的朱紅漆漆的走廊，一拐灣兒，就是林大爺的客廳。走過小橋，可以通到東院鄭琪衡姑老爺的小院。

小橋旁邊兒是個池子，池子裏種的是荷花，這時候荷花雖然還沒有開，從池面上却露出了肥大的綠油油的荷葉。

有一座石頭砌成的假山石，假山石上邊有些地方是可以坐人，假山石旁邊有一個葡萄架，葡萄架上長着一都縷一都縷的紫葡萄。

花園裏有一叢正開得鮮豔的月季花，還有幾棵福建移到北平的鐵樹，橋旁邊有一棵隨着風飄舞的垂楊柳，此外有：石桌、石椅、也有籐桌、籐椅。

幕開：

月亮已經高高升起，有些白雲浮在青空。

青蛙、知了、夏蟲奏着夏夜的交響曲。

一陣陣的微風吹着垂楊柳在飄舞，荷葉和月季花在點頭，柏樹和葡萄也在微微地動搖。荷葉的清香，月季花的芬芳，好像是從台上的微風吹到每一個觀客身邊。涼快清爽夢樣的仲夏月夜。

黃惠珠穿着一身黑香雲紗半長袖的旗袍，手裏一把桃兒扇緊着扇，坐在花園裏乘涼。綁琪衛穿着一身白紡綢中國式的短衣褲從小橋走上花園。

鄭（看到黃）怎麼一個人在這裏乘涼。

黃（往裏邊一指）老頭子喝醉了酒，回來才剛剛睡下去。孩子們又都去看電影兒去了。

鄭（這麼好的月色，這麼涼快的風。能夠清靜靜地在這兒坐坐，真也是天上人間囉。（坐下。）

黃（湊近鄭）告訴你，昨天老頭子要我跟你好好的商量一件事呢！

鄭（奇怪地）老頭子跟你談一件事？

黃（不是別的事，是分家的事。

鄭（平靜下去）哦，分家的事。就照我前幾回說的，把六位姑太太，跟他們弟兄算到一起不

過是十分之一，把這十分之一給老二，看他要不要？

黃（並不滿意地）你老是這一套，這快有半年的老套子還老說做什麼。老二的花樣兒也多的很呢。地契在他手裏，他說要把地契押出去做生意。

鄭可是地契是大家的。

黃他說既然是不分家，地契當然有他的份兒，他不能單把他自己那一份押出去，祇有把整個兒的契紙拿出去抵押。

鄭（每像是討價似的）不想這個大烟鬼還有主意。

黃所以老頭兒不噠，憑問你，有什麼好法子對付他沒有？

鄭（洋洋自得地）這還不容易。

黃（奇怪地）容易？

鄭（得意地）做律師的這點兒辦法都沒有，還什麼破別人的竹槓呵！
那，怎麼辦呢？

鄭請出來律師自然有辦法。（擺出律師的口氣）祇要你們建業堂請律師代為聲明，建業堂的地產未得家族全體同意，如有抵押款項事件，一概認為無效。（笑了一笑）這麼一來看老二拿那張舊紙到那兒抵押現款。

黃（滿面笑容走近鄭用手拍一下鄭的肩）你，你們當律師的人，壞主意可真多。

鄭（裝正經地）這會是壞主意？這是正經話。（伸出大拇指一指）你回到志頭那裏，包管你可
以報上一功，你先說你怎麼謝謝我吧！

黃（眼一斜）難道你這位律師也想敲我的竹槓嗎？

鄭我當然用不着敲你，不過（湊近黃低聲）你總要謝謝我。

黃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囉。他還直問國華國明的婚事呢！他說國華跟國明的婚事早一點兒定了
也許會叫老二看着，心裏少出些花樣兒，老二看着有你在後面幫忙，他總會老實一點兒。

鄭（得意地）那是當然。

黃老頭子還說他自己沒有兒子，他看國明很有希望，很歡喜國明，結了這門親事，國華雖是
嫁啦，又嫁不出這個大門兒——也就跟招贅一樣。（甘脆說明白）反正是親上加親，什麼
也都方便。

鄭哼，這事正和你心。（笑了。）

黃（報之以笑）難道不如你意？

鄭可是事情怕還有點兒麻煩，有人不贊成！

黃不贊成，誰不贊成？

鄭他的媽媽就不贊成。

黃（嘴一撇）她不贊成！

鄭 她還說了一大堆道理呢，他說的華跟國兒血統太近。

黃 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中國人，血統近什麼？

鄭 可是老大不這麼說呵！她說不管國華是日本人生的，中國人生的，反正是大哥的女兒！

黃 (吐口口水) 呸！是那個的女兒，還不是那個日本娘兒們托來的日本油瓶兒。

鄭 可是大哥硬要說是自己個兒的女兒，老大當然更要這麼說啦。她說血統太近不好結親，五妹跟仲年弟因為是嫡嫡親親的表哥、妹，所以生出來國華是個啞兒，生出國平沒有多久就死啦，生出國珍又是個神經病，要是國華跟國明結了婚將來一定也是這麼下場，所以她不讚成。

黃 (一扭頭) 笑話啦！表哥表妹結婚的，天下也不知道有多少。這又算得了什麼！況且國華跟國明也說不上什麼表親，一個日本人跟一個中國人結婚，(笑了一笑) 頂多說不該中日親善！

鄭 (搖搖頭) 這話我們在這兒這麼說，她反正不這麼講。

黃 我都是為咱們的方便着想，難道我們的小妹還怕嫁不出去。

鄭 (痛快地) 那是當然囉。

(正在這時候，鄭國輝從大門口來到花園，他穿着一身白嗶嘰的西裝、一雙白皮鞋、藍襯衣、白領帶。一眼看到花園裏父親跟大舅媽兩個人兒正談地起勁兒，一聲不響，放輕了脚步，悄悄地走到假山石後面偷聽。)

黃（眼一閃又說出一大堆主意）現在用不着管大姐怎麼樣，她不讀成還不是有她自個兒的心思。反正你該拿住你的主意，老頭子是最讚成的，我嗎？先不說什麼話，你叫大姐也少說點兒，現在孩子們結婚，祇要他們自個兒同意就行囉。本來國華、國明倆人已經夠要好的啦。祇要我們多在國華面前誇獎誇獎國明，多造些機會叫國華、國明在一塊玩，國華肯多愛點兒國明，還怕國明不跟國華求婚。讓他們自己戀愛，自由結婚，看大姐她有什麼辦法？

鄭（肯定）老大照樣兒反對。

黃（點頭）叫她反對吧！她要是攔阻這事兒，看着吧！國明準會跟他媽鬧翻。要是國明再跟大姐鬻扭起來，（看了看鄭媽然一笑）那才大快人心呢！

鄭（快意地）真要是這麼樣子……

（池子裏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幾聲。）

（輝從假山石後邊悄悄地走到花徑，好像剛剛從大門才回來要往自己房裏去是的，往小橋那邊走，故意地咳嗽一聲。黃鄭下意識地急忙閃開，轉過身來看。）

鄭（一眼就看見了輝，然而一句話也不說。）

黃（看到了輝）哦！國輝你回來囉，怎麼他們還沒有回來？

輝（轉回身兒）看完了電影，國華他們一定要去吃冰淇淋，我有點兒不舒服先回來啦！
黃（故意關心地）是不是又犯了胃病？

輝 (略躊躇又隨和着說) 對啦。

黃 (故意親切地) 你有沒有「胃活」？吃一點兒就好囉。

輝 (不耐煩地) 有，有。(轉身又向小橋那邊兒走。)

黃 (遠遠地向輝) 你不舒服早一點睡吧！

輝 (愛理不理地) 是。(從小橋走下。)

鄭 這孩子怎麼有些鬼頭鬼腦的。

黃 可不是，我昨天在房裏看到他給一個人跪着才叫有趣呢！

鄭 (奇怪地) 給誰跪？國華？

黃 (冷笑) 才不是國華呢？是燕珍。

鄭 (驚疑) 燕珍？

黃 (指手指脚地) 昨天我正好開門到燕珍房裏去，想找一點東西，一看他正跪在燕珍腿前面兒，他們倆當時臉一紅，紅得跟洋紅布是的。我反倒不在乎是的說，你們幹什麼玩呢？還是找什麼東西呢？國輝還算有點兒聰明，順着話兒說(學輝的聲調)「自來水鋼筆掉到沙發椅子底下啦，在找鋼筆。」我說「好吧，你們慢慢找吧！你再跪下找吧！」說完啦我就關門走出去啦。

鄭 (這才放心) 喔！有這麼一回事。

黃（得意地）我看要是跟樹華同明結了婚。他同燕珍也就會更快地弄上，這樣子一來……

鄭（快慰地）真這樣兒那到也好啦！

黃（天已經不早啦！）怕孩子們就都要回來啦。再見吧！（向走廊走去。）

鄭（跟着她轉過來，依戀地）那麼……好再見吧！

（黃揮着扇子，輕快地風騷地走，下。）

（鄭盯着黃的背影，目送着黃下，轉回身走下走廊的石階，若有所失地跟隨地渡過小橋，下。）

（在橋那邊的幕後傳出提琴的憂鬱情調。）

（知了的歌聲、青蛙的叫聲、夏蟲的鳴聲，像是常提琴在伴奏着。）

（這時候月亮分外明亮。）

（不一會兒明、華、燕三個人像是一邊談着一邊從外面走進小花園。）

（華穿着一衣紅花的西裝，一個漂亮的紅色手提包，滿臉的濃裝。）

（燕是一件淺藍短袖陰丹士林旗袍，一個藍色的手提包。）

（明穿着一身淺灰色的西裝，白襯衣灰領帶。）

明（一邊走一邊鑑賞小花園的風景自言自語地）咱們小花園這麼好的風景，可惜沒有一個人鑑賞，鑑賞。

華（隨合着）他們一定早就睡着啦。

燕房裏一定還是跟蒸籠一樣兒地熱，咱們在小花園涼快涼快吧！

（一陣微風涼過小花園，吹着垂楊柳，吹搖着荷葉和月季花，吹動着葡萄和柏樹。）

明好一陣涼快的風，（脫下上衣）這真是標準小風兒徐來（坐下。）

華那咱們就在小花園賞賞月，（會意了明所說的「徐來」，微微地笑着，看了看明）領略領略這個標準小風兒徐來。（坐到明旁邊。）

（明報之以笑。）

燕好涼快，好涼快。（也坐下，看到明跟華都在笑着，向華）你們說什麼？

華沒有什麼。

明她笑「徐來」不過是一陣標準小風兒，現在又短了個標準美人兒啦。

華明哥，你又來啦。（立起，走到明椅後面兒，好像是生氣地打了明一下。）

（明笑笑，回頭看華一眼。）

（遠遠地不斷地傳來提琴的聲音。）

燕嘿，你們聽，是誰在拉提琴。

華（仔細聽了一下，肯定地）一定是輝哥在拉提琴啦。

明他不是說胃病，看完電影一定不肯去吃冰淇淋就先跑回來啦嗎？怎麼又拉起提琴來啦？

燕 大概他胃病好嘍。

華 他拉的調子怪慘的。

燕 (有點兒請求地向華) 華妹你去找輝哥來好不好？

華 (手扶在明坐的椅背，看了燕，懶懶地搖一搖頭。) 怪累的，我不去。

燕 (逼引着華) 他一定還是在池子旁邊那個亭子裏，(立起走近華) 你去先吓嚇他一下子，

再叫他來。

華 (想着那倒也是有趣的事，轉了心意。) 那麼好吧！你們瞧着吧，我非把他吓一大跳不可。

(輕步地跑過橋，下。)

(燕像很有心思，不說一句話。)

明 (看着燕在出神，想到) 大哥好像頂不高興地一個人自己個兒先回來啦。

燕 你當着他真是胃病嗎？

明 (立起) 不是胃病，是什麼病？

燕 是什麼病？是心病。(停了停看明一眼) 你還不知道，在電影院他瞧見你拉我的手，

所以他才不高興。

(提琴聲音忽然地停止。)

明 (不服氣地) 我握你的手他不高興？

燕 怎麼不許他不高興？

明 他不高那家子的興！

燕 難道你不知道他在……

明 （愕然）他在什麼？（聽到人聲，止住了話，轉身向小橋。）

（華從橋上邊蹣跚跳跳地跑來。）

（輝在後面懶洋洋地一步一步走來。）

（他的西裝上衣已經脫下去了，穿着一身白嗶嘰褲，天藍的府綢襯衣，手裏拿着提琴。）

華 （得意地笑着）告訴你們，輝哥正在亭子裏拉地出神，我偷偷跑到他身後邊（做着樣子）

抽冷子就這麼「嘿」一下子，吓了他一大跳。

（輝把提琴放到桌上，一臉不高興的樣兒，看了看燕，又看了看明，不說一句話，一個人悶

悶地坐下去。）

華 （手指着輝）他差一點兒就要把提琴擗到池子裏呢！

燕 （看了看輝，故意地逗着他，開玩笑地）可惜！可惜，要是提琴擗碎囉，才好玩兒呢！

輝 （瞥了燕一眼，滿心不高興地回上兩句雙關地自己認爲很俏皮的話）你好玩，別人可就不可

好玩啦。

（燕有了看輝，聽到他話中有刺，故意地裝着不懂，不理他。）

明輝（有意地）大哥你不是胃病嗎，好嘍嗎？

燕輝（淡淡地）好嘍！

燕輝（故意地嘲弄）好的可真快呵！

（冷冷地）吃了點兒「胃活」也就好嘍。

（天真地）我有一個同學也常胃痛；她說胃痛是神經痛，心裏一不痛快，胃就會痛。輝哥大概今兒格總有點不痛快吧！

（故意地）哼！也許是吧！

（掩飾着）那也不一定。

（看着華）你說起同學，我倒想起來嘍。（手向褲袋裏摸索），剛才在東安市場門口碰見的那個學生，他拿了幾張致二十九軍將士書給我，要我多找些人簽名。（從褲袋裏拿幾張鉛印的致二十九軍將士書，拿一張給輝）大哥請你明天到銀行多發動些人簽名，（拿出一張給華）華妹你到學校多找些同學簽簽名吧！（分一張給燕）你自己個兒也簽個名好不好？

（接過致二十九軍將士書，在月底下認真地看。）哎噲！要我簽名幹嘛？

這回是北平市學生愛國聯合會發動的。他們希望全市市民都在這封信上簽名。然後把市民的簽名單跟這封信一道兒送到二十九軍去。

（懶得看宣言傳單之類的東西，看到燕却在認真地瞧着）在這月亮底下怎麼看得見，別

燕明華

燕輝明

燕輝明

看囉，（向明）明哥，這封信上究竟說的是什麼？

明 剛才我在車上看了看，沒有多長，大意是說請二十九軍將士反對出賣祖國的漢奸，反對跟日本人的任何妥協，要求他們一致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

燕 （開玩笑地）不錯，講的對。

輝 （看着那張鉛印的致二十九軍將士書有點兒頭病）叫我們那個銀行裏的人簽名，有點兒麻煩，他們都有點兒怕事。

他們怕什麼！難道他們還怕愛國嗎？

輝 （本真地）他們怕碰掉他們的銀飯碗。

燕 反正我也沒有什麼金飯碗，也沒有銀飯碗，我先簽上名吧！（從手提包裏拿出自來水鋼筆在致二十軍九將士書上簽着名。）

華 明哥，我看你也真忙，給學生上完課，還要跟他們一塊開會。（動一動那張致二十九軍將士書）還要管這些閒事兒。

明 （正顏厲色地）華妹，你不該認為這是閒事。（加重）這是國家大事，不是閒事。

輝 （看這局面有些過於緊張，半開玩笑地）我看華妹去陪個不是吧！（嘻皮笑臉地）華妹：（明坐了下去，不說一句話。）

華 （嘴一撇生氣地向輝）這不關你什麼事。

（輝好好地却碰了一鼻子灰，不再說什麼了。）

（明似乎是在生着氣。）

（華當然更是滿心不痛快。）

燕（看到這個僵局，故意打斷話頭。）嘿，我想起來啦。今兒白天兒，我親自做了幾塊荸薺糕，還有胡桃落，你們明兒格多找上幾個人簽名，我今兒先來慰勞慰勞好不好？（華了一會兒，並沒有人答話，於是惹着去惹惠華。）國華你去叫楊媽現在就端出來吃好不好？

華（正沒有好氣）我不去。（話一說出又覺着太僵，於是提出反對的意見）那還不如開個西瓜呢？

燕（不讚成）剛才冰琪凌已經吃太多啦，還吃什麼西瓜？

輝（討燕歡喜地捧場）還是荸薺糕吧！她做的荸薺糕是有名的氣死福建人。

明（嘲弄地）怕大哥吃進去胃又痛吧！

燕（笑着）不要緊，荸薺糕好消化。（向華，懇求地）小妹，你去叫楊媽拿來吃，好不好？

華（氣沒有消）我根本不讚成我不去。（一扭頭）刷你整個兒的。

燕（不高興地看了看華）好，刷起來我啦！那麼拿來你吃不吃？

華（直截了當）拿來我當然吃囉！

燕（請不動祇好這分着她）那麼叫你的明哥陪你去一趟好不好？

（明跟沒有聽見一樣，並不表示態度。）

華（偷眼地看到明那股勁兒，撮起嘴，「扭頸子。」）誰陪我，我也不去。

燕（往走廊走去）好那我自己個兒去好嘍。（牢騷）東西做好嘍，還怕沒有人兒吃。真是拿着豬頭找不出廟門兒來……

明（笑着）瞧你這股勁兒，（走近燕）叭噠：叭噠，你怎麼這麼大氣呀！

華（走到冀前面攔住她）別氣，別氣。（按燕坐下。）一氣萬年青又要開紅花嘍。還是我去好囉。

燕（好，好。（開玩笑地）那麼謝謝你這萬年紅。）

華討厭，你別胡給人起外號。你敢說我萬年紅，明兒格在萬年黃那兒告上一狀，看你吃得消吃不消。（笑着向走廊走去）。

輝（背後稱讚）華妹真是好人。

明（不以爲然）好人？

華（忽然又掉回來向明）明哥你說今兒晚上給我趕一篇兒作文兒，明兒格我非交卷不可嘍！

（請求地）你今兒格給我趕一篇兒吧！（站在明旁邊不動，兩眼露着期待的神色。）

燕（向明）你可別盡欺負我們小妹是好人兒，好說話。

（明還是不做任何表示。）

華（德惠着）明哥頭，進去開個西瓜吃去吧！（請求着）走吧！走吧！

燕（向明以目示意，嚥了嚥嘴。）你去吧！能幫人忙，幫幫人忙。

輝（樂得擺玩笑）還是聽話，乖乖兒地進去吧！

明（懶洋洋地立起，向華）好，走吧！（向燕）我一會兒作完文兒就來！

（華跟明一塊兒地向走廊走去，華高興地在跟着明在談話，他們將將上了石階，走上走廊

燕（遠遠地大聲問華）記住告訴楊媽，給我們拿葷齋糕跟胡桃落來。

華（站在走廊上不耐煩地遠遠地大聲地）是囉！別跟老太太是的囉囉嘴子叨叨叨，叨不完。

（轉了口氣）你的差事是沒有錯的。

燕（又像是跟華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哼！別倆人兒在房裏又疊了斗兒。（沉醉的意思）

（華又像是聽見了燕的話不好回什麼話，又像根本沒有聽到燕的話，親熱地跟明談着。）

（華、明一同從走廊下。）

（知了叫着，夏蟲唱着。）

（輝沉着）個臉一句話不講，有時候抬頭故意地看着月亮出神。）

燕（向輝）你幹嘛這麼陰陽怪氣的？

輝 我怎麼陰陽怪氣呢？

燕 今天你又生那家子的氣？

輝 (滿有理地) 我爲什麼不生氣？

燕 昨天不是跟你說得明明白白啦嗎？

輝 (喃喃地) 我總覺得你對別人好些。

燕 (嬌笑) 我對大家都一樣。

輝 (自己覺着滿俏皮) 對大家都一樣？那對我跟那個老頭子也一樣嗎？

燕 (爆發) 你這個人真無聊。(解釋) 我是說對你跟國明都一樣。

輝 (不服) 一樣？那你爲什麼做好花兒送給國明，不送給我！

燕 那是因爲他先畫了那張畫像。

輝 (急了) 所以你們在電影院裏……

燕 (打斷他的話，板起面孔來) 那關你什麼事？

輝 關我什麼事？自然不關我什麼事啦！

燕 (厲聲) 噫！

輝 (故意善意地) 可是你不知道國明跟國華都快要結婚啦嗎？

燕 (冷冷地) 怕是不容易成事吧！

輝 (有意地激動她) 不容易成事？你別當着削頭挑子一頭兒熱，事實並不是那麼簡單。

燕（冷冷地）也並不那麼複雜。

輝（有意地賣弄着）就是那麼複雜。（討好地）告訴你吧！今天我不是沒有去吃冰淇淋，回來得早了一點兒嗎？一走到小花園兒就看見那兩個活寶親熱熱地在聊天兒。（指着假山石）我就偷偷地藏在這座假山石後邊兒。

燕（嬌笑）你這個傢伙真缺德。

輝（得意洋洋地）當然，昨天她整我，今天碰到機會，我就非整她一下子不可。

燕（開心地）後來呢？

輝（加重地）並且說祇要華妹肯愛明弟，不怕後來那個活寶說要造機會叫明弟跟華妹戀愛。（加重地）並且說祇要華妹肯愛明弟，不怕這婚事不成。

燕（點頭）這話也是真的，國華喜歡國明那是不成問題的。她一天到晚等着留學生，這回可回來了個留學生。國明雖然不是渡金的，這個渡銀的可不比尋常，小小年紀回來就是個大學教授。國華要是追地緊，國明當然不會有什麼問題。（稍停）不過祇怕你媽媽不答應，國明又是那麼愛媽媽。

輝 他們想的週到，他們正說叫明弟華妹一結婚，明弟一定會跟媽媽齟扭起來。

（媽媽穿着一身月白竹布衣褲，手上端着一個托盤，托盤上面兒放着一盤兒華齋糕，兩碗胡桃落，從走廊那裏邊兒走出來。）

(一陣陣的風吹到小花園兒來。)

楊 (自言自語地) 哎唷！小花園兒可真涼快呵！又是涼風兒，又是月亮。(走到桌子前面)

小姐叫把荸薺糕跟胡桃落端給燕小姐跟輝少爺吃呢！(把荸薺糕胡桃落放到桌上。)

燕 (看見了端來的東西向楊) 幹嘛都給端來啦？

楊 小姐跟明少爺要開一個西瓜吃。明少爺要想吃兩塊荸薺糕，小姐偏不讓明少爺吃，說切一

個西瓜一定比荸薺糕還好吃。

燕 (點頭) 哦。那都擺在這兒吧！

楊 (懇勸地) 燕小姐您不要別的什麼噠嗎？

燕 不要什麼噠！

楊 一會兒再來收拾盤子吧！

燕 (點頭) 好！

輝 (已經吃下去一塊荸薺糕，稱讚地) 真好吃！

(楊媽已經走上台階了。)

燕 (回頭喊着) 楊媽，楊媽。

楊 (應聲) 哎。(走了回來。)

燕 (拿兩塊荸薺糕給楊) 我們吃不完，你拿這兩塊吃吧！

楊（笑嘻嘻地）謝謝。（接過來葦薺糕，又轉身走上走廊，下。）

（輝燕邊吃邊繼續談着。）

燕（轉向輝）那麼你把剛才的話說完。

輝（站了起來）就在那時候，（做着剛才的樣子）我從假山石後邊兒走了出來，那個活寶一點

也不在乎，還厚臉皮地問呢（學黃的腔調）「哦，國輝你回來囉，怎麼他們還沒有回來？」

（一扭頭）我簡直懶得理她。

燕還說呢，昨兒格她瞧見你跪在地下那樣兒，今兒格她會怕你？（指着葦薺糕）嘿，你吃啊！

輝好，好。（到盤子裏拿一塊葦薺糕吃，表現着很愛吃的樣子。）

燕「甯可也真够瞧的啦。前些日子還是楊媽跟我說起，說她在娘家就不正經，娶過來就沒有見

紅。所以林家一家人都瞧不起她。老頭子那時候起就一直對她冷冷淡淡地，要不結，她在

這大門裏還不要比現在更神氣十萬倍！

輝我知道這事兒。媽媽也跟我们說過。大概還有事兒你不知道吧！

燕（指着盤子裏的葦薺糕）還有兩塊，你給吃完嘎吧！

輝咱們一個人再吃一塊吧！（把盤子裏的葦薺糕遞一塊給燕，自己吃一塊。）結婚沒有多久

，老頭子就到奉天，在奉天娶了一個日本女人，還不到六個月就生了國華，大家都說一定

不是他的女兒，大概是個日本人的。可是老頭子硬着頭皮說是自己的種，把那個日本女人

帶回北平，放在旅館裏硬要媽媽出面跟他一塊兒去把那個日本女人接回家裏住。媽媽自然不肯，所有親戚朋友也都反對。老頭子沒有法子才把國華留下，花了一筆錢叫那個日本女人自個兒又回奉天去啦！

燕：那個活寶沒有吃日本醋？

輝：事前瞞着她，她一點兒也不知道，後來帶回來國華，她要死要活地鬧了一陣，可是日本女人早已走啦。她那個日本醋罈也就沒有打翻。

燕：（聽他講地津津有味兒）真的嗎？我倒是第一回聽說，不知道國華自個兒知道不知道！

輝：不知道。誰去跟她說呢？就是現在她真知道一定也裝着不知道算啦！

燕：（出了一口氣地）哼！怪不得她的媽媽那麼急着把女兒推出去呢！

（楊媽拿着一盤西瓜，從走廊那邊走出來。）

揚：明少爺讓我拿幾片兒西瓜來，說這個德州瓜好吃極啦。（把一盤兒西瓜放到桌上。）要我端出來請燕小姐跟輝少爺嚐嚐。還說文章快寫完啦，寫完啦就出來。

燕：這幾片西瓜擺在這兒，你把盤子收回去，稍帶着把剛才的碗盤兒一塊兒收回去，我也就要進去睡啦！

揚：是。（收拾碗盤，下。）

輝：（吃着西瓜）真的，悶甜。

燕 我不想吃啦，你多吃幾塊吧！那麼問你，國明知道這回事兒不知道？

燕 （嘴裏吃着西瓜，話說不清，點了點頭，肯定地咕嚕着）當——然——知——道——。

燕 是不是因為這原故，所以國明對國華不大好。（稍停）這麼說，國華到怪可憐的呢！

輝 （吃完了一片西瓜，搖了搖頭）那到不見得。媽媽以為這麼告訴明弟，會叫明弟對國華不

好。（洋洋自得）可是照我看，這樣一來，明弟反倒會對國華更好呢！

燕 （點了點頭，有些神往。）

（遠遠地傳來打更聲，已經在打三更了。）

（狗叫的聲音遠遠地不時傳來。）

（花園裏的夏蟲在叫着。）

（天上的月亮已經轉到正中。）

燕 不早啦，去睡吧！

輝 啊……（伸個懶腰附合着）該睡啦！

燕 回去睡吧！我也回去啦。（開玩笑地）胃不痛啦吧！

輝 （老老實實地）根本就沒有痛。（向小橋走。）

燕 （回頭看到桌上的提琴）你的提琴。

輝 對啦，對啦。（走回去拿提琴）我怎麼會忘記啦。（微笑）

燕（含情微笑地）以後不許再拉那麼悽慘的調兒啦！

輝（滿身舒服，學着舊戲的台詞）「得令」。（歡快地跑跑跳跳地從小橋下。）

（燕往走廊那邊走，猛一抬頭看見——）

明（從走廊裏面走出轉身向裏面兒揮手。）明天見。

華（從走廊裏面追出來）明哥那麼說定啦。明兒格准去北海划船。

（燕閃到暗處看着他們。）

明 噫。

華（叮嚀着）不要告訴別人兒，等月亮一出來，咱們就溜。媽媽說等我書都考完囉，要你去陪我玩幾天呢！

明 噫。

華（走近明，拉着明的手熱情地）記住，月亮出來的時候。

明（點了點頭）都打了三更啦，你快去抄那篇作文，不早啦。

華（戀戀不捨地）那麼好吧！明兒見！（走到走廊拐角又一回頭，一揚手下。）

明（也揚一下手）明天見。

（燕看見明要走下走廊來啦，急急忙忙地轉過身，裝着將才並沒有看見他們的樣子。）

明（看到燕）你還沒有睡嗎？

燕 就要睡去啦，你文章作完啦？

明 (點頭) 噯。(低聲) 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

燕 (嘴一張) 啊……我真瞞囉！(好像沒有聽見明的話似的，懶洋洋地往走廊走。)

明 (轉身) 大哥已經回去睡啦嗎？

燕 (故意地) 他已經高興地回去睡囉。

明 (重覆地) 他已經高興地睡去了。喚，剛才你說一半沒有說完，你說什麼？

燕 (甘施地) 你難道看不出來？

明 我當然看的出來，不過我始終不敢問你，今天既然你自個兒說了一半，一定要跟我講個明白。(感情地) 你不能這樣兒地對待我。

燕 (好像不懂明的話似的) 我倒要問你，我怎麼樣兒對待你？

明 (走近燕低聲) 你近來常常有意地躲着我。

燕 (有些冷淡地) 是的，近來我實在有些怕你。(轉過身來往花園走，明緊跟在她身邊。) 我覺得最好咱們倆少在一起。

明 (驚愕) 啊！什麼——？你是說離開我，離開我愈遠愈好？

燕 (點點頭) 噯。

明 (傷心地) 你就這樣兒地跟我疏遠下去？

燕 嗯，是。

明 (感情地) 你爲什麼要這樣兒呢？

燕 (冷靜地) 不爲什麼。

明 (注視着燕) 那麼你已經決定這樣兒做下去嗎？
燕 嗯。

明 (莫奈何地) 那麼也請你把話說明白點兒。

燕 (口硬心軟) 沒有什麼可說的。

明 (苦痛地) 啊！

燕 不過…… (凝視着明。)

明 不過什麼？

燕 不過是因爲——希望你跟國華更好。(躊躇一下) 並且結婚。

明 啊？什麼？跟國華結婚，你以爲我在愛着她，你以爲我會跟什麼也不懂的糊裏糊塗的女孩……

燕 (不相信地截住她的話) 不要老說這一套吧！媒人給你們做媒，都快有半年啦！難道誰還不知道嗎？

明 可是已經半年啦，成沒有成啊？(坦然) 不用說我，我的媽媽她就根本不讚成。

燕 也不那麼簡單。你可還不知道，已經有人擺好了迷魂陣。

明 胡說。我不讚成，誰有辦法。在我們家裏至少還有婚姻自由。

燕 (改變了戰略，試探着) 國華不也很可愛嗎？

明 她相當可憐！

燕 對啦。(逗引着) 由憐——生愛——。

明 (說明) 她糊塗地可憐。

燕 (不大高興) 你不能這麼說國華，你對她並不賴。

明 (分辯) 那倒不如說，她對我不壞。

燕 (轉身) 你這個人，你這個人真有點兒叫人家害怕。

明 叫人家害怕？

燕 老實告訴你，自從今年起，我真有點兒怕你

明 (緊張地) 啊？怕我？

燕 (點頭) 嗯，你不要這麼樣兒，你不要急，現在你坐下，冷靜點兒，冷靜點兒地聽我說。

(明隨着燕的話坐下了。)

燕 (緩慢地) 我怕你，我怕你那對眼睛。在初一那天，(聲音有點兒發顫) 你拉我手的時候，我說不出地心跳，我不敢抬頭，生怕會碰到你的眼睛。我低着頭看到你的手。我真怕

你那雙透亮的眼睛。

(明立起盯着燕，燕看了明一眼，又低下了頭。)

明 (點頭) 噫。

燕 (緩慢地) 你總愛說，總愛說十幾歲的女孩子糊裏糊塗不懂得愛情，少女的愛情沒有價值。你有這古怪的想頭兒，你是有這樣兒古裏古怪想頭兒的人。我怕你，我怕你總一步一步地近緊我，你一步也不肯放鬆，你一個機會也不肯錯過。(有些責備似的) 就譬如今天在電影兒院裏，你一定要拉我的手兒。

明 (鬆了一口氣) 你說的我都已經明白啦。你嘴裏說怕我，可是你心裏已經說出你是愛——我——。(興奮地) 你不是怕我，你不是怕我。

燕 我告你，我真是怕你。(解說) 我怕你對我是一時的熱情。你們少爺拿着別人開心……

明 (熱情地) 燕！你……

燕 (止住他) 你先聽我說完……

明 (苦急地) 你太不了解我囉。

燕 (緊拉着) 可是你要知道，我已經受盡了世的苦楚，我不比別人。

明 (點頭) 噫。

(下面的話一直到閉幕為止，都異常地真摯熱情，兩個人一邊談着，一邊動着，做着各樣的

手勢。)

燕 我小時候，就死了父母，在姑姑家裏長大，他們窮的連飯都沒有吃的，就把我賣到了這裏。在名義上我是養女是燕小姐，實際上還不如一個姨太太。我從沒有過過一天人的生活。(含着淚)你大舅當我是玩藝兒，你大舅媽看我是眼中釘，你們一大家人把我當作一架機器——一架造人的活機器。

明 (同情地)燕，你太苦啦！(看到燕流下淚，忍不住也灑出同情之淚。)這個社會也太不合理啦！

燕 我這麽想着覺着自己個兒一點兒也沒有希望啦，起先我想早一點兒病死算啦，何必受這人間地獄的活罪呢！(愈說愈難過，遏止不住感情地流下淚。)

明 (明一邊聽着她的哭訴，一邊不斷地用手怕給她拭淚。)

燕 後來我想我死也要死在一個好地方兒，不能死在這樣樣兒的一個家裏。(堅強地)我想到不管是死是活，應該先走出這個大門兒再說。

明 (同情地落淚)你真是太苦囉，可是你想的對。(頭一點。)

燕 我想來想去祇有先保養好身體再說別的。直到你回國的時候，我身體才好囉點兒。

明 (不願再引起她的苦痛，有意地岔開話。)

燕 是。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第一回看到你正是在吃飯的時候兒。(看到燕還在忍不住地流着淚，用手帕給她拭淚。)

明 你不要太傷心，不要太難過。記得：頭一句話我就是問你怎麼就吃這半碗兒飯營養怕不夠囉，你笑笑不說

話。

燕（兩眼紅紅地，然而不再流淚了，熱情地看了看明）嗯。我一頓吃半碗兒飯，從來就沒有
人問過，那時候兒我就覺着你們兄弟倆真是好人，你們倆都很關心我。

明（加重着）我們倆？

燕（點頭）嗯。輝哥也常勸我保重身體，勸我多打補針。我身體所以能够有現在這樣兒，完
全是靠着這幾個月打的補針。我想要活，所以我祇有好好地保養身體，預備走出這個大門
兒還有一點兒力氣往活人的路上走。

明（感情奔放地）燕，我回來差不多已經有十個月啦，咱們從來沒能得到機會像今天這樣兒
暢談，你的話太感動我啦。

燕（熱情地）明哥……

明我一回來就注意到你，你不像我們這一家的表姐妹那麼浮華淺薄，你沒有受過高深的教
育，可是受盡了痛苦的折磨。你有豐富的痛苦經驗，你知道她們不知道的，你嚐過他們所
嚐不到的。你不甘心墮落，你不願意同這一堆小姐太太們合流，（有些興奮地）你有向上
的心，有奮鬥的精神。

燕（似乎是自語地）從來沒有人這麼說我過，沒有人這麼樣兒看待我過。
這十個月來，足夠我了解你的啦。（情不自禁地）你知道我為什麼會愛你。從我看到你以

後，你的一舉一動都深深地印到我的心裏頭。你應當相信我，用不着怕我。像我這樣的人還用怕嗎？

燕（溫柔地看着明，重複他的那句話）你說：「我應當相信你用不着怕你。」

明（懇切地）相信我吧！

燕（微笑）是的，我應當相信你。

明（愉快地熱情地）燕，讓我們一塊兒重新生活起來。（興奮地）我是你的勇氣，你是我的力量；我要幫助你，你更要鼓勵我。

燕（愉快地好像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重新生活起來，跟你一塊兒重新生活起來。（又躊躇憂鬱起來）可是事情并不像你想得那麼樣兒的簡單。誰都知道，我名義上雖然是別人的女兒，實際上却是別人的姨太太。你難道不怕這個社會？不怕你那些朋友，那些學校的同事？還有你那麼多的學生？

明（點點頭）你想的對，老實說，我也想到過這些。本來要跟黑暗鬥爭不用怕這個怕那個；不過事實上，我們出了這過大門兒，還想在北平這個地方兒住下去，是做不到的。

燕也點了點頭，似乎在說：「你說的對。」以後又用疑問的眼光看了看明，似乎在問：「那麼辦呢？」

明（堅強地）我已經決定在這個暑假放假以後不再教書囉！我們離開這個地方兒，離開這個

到處是賣國賊跟漢奸的地方兒。(伸出手往遠遠地比着)我們到個遼遠的地方——比這裏自由幸福的地方兒，一切都比這兒合理的地方兒。(說出夢想)讓我們到一個新的地方兒，好好地一起生活起來，工作起來，讓我也作一些比教書更有意義的工作吧！

(偎近明，熱情地快)地)真的嗎？你真這麼想過嗎？

(果決地)我不但這麼想，並且一定要這麼做。我祇是怕有好多問題都在你身上。

(笑了一笑)我，現在我要走，人家還求之不得呢，你以為你的大舅我會不叫我走嗎？在這兒一天到晚是病着，(加重)對他是什麼用也沒有。

(不相信地)什麼用也沒有，可是……

可是什麼？(微笑着)現在我都告訴你吧，自從今年初一那天起(羞答答地)我就沒有跟他睡在一個房裏啦。

(聽到一個意外的消息)從今年初一一起？為什麼你不早告訴我？不早告訴我？

(微笑)為什麼要早告訴你？

(熱情地)燕。

(轉回話題)這幾年我受的苦他是知道的。他也很可憐我，也許是因爲他年紀一年一年地老啦，良心上會責備他自己個兒吧！看情形，我跟他明明白白地說清楚，他會叫我走的。他會叫你走？

明 他倒是個直爽老實人，我想不成什麼問題。

（不相信自己）不會這麼容易吧！（又不好完全逆着她的話）不過，也許真的他會，要是真能這樣兒那就太好啦！（詩意地）我們就要走出這個大門兒，邁向人生的大路上去啦！

（浮雲把遮蓋着的月亮吐了出來。）

（青蛙清脆的叫了幾聲。）

燕

（完全被幻想控制住了。）我要是真能跟你一塊兒走出這個大門兒，那真要比天上的鳥兒還要快活。叫我們好好的在一起，祇要自由，祇要過的還是人的生活，什麼苦我沒有吃不來的。我雖然沒有什麼知識，讓我好好的跟你學習，讓我們忘記啦這奢侈靡爛的不是人的生活。讓我們自個兒創造自個兒的新生命吧！（好像已經到了想像的天國一樣地，）我們真就耍一塊兒走出這個大門兒啦嗎？（親熱地假近明）我真覺着這簡直是夏夜的一場好夢。

（明跟燕緊緊地偎倚，他們說不出的快慰甜蜜。）

（這時候月亮從白雲裏湧出，分外的光亮。）

（清風一陣陣地吹着，楊柳隨着風在飄舞，月季花迎風微笑，油綠的荷葉，也在聽風點頭，葡萄架上的葡萄隨風搖動。）

（知了在楊柳枝上歌唱，青蛙在池子裏打鼓，夏蟲在草地上伴奏着。）
風是一陣陣地吹，蟲聲是不停地叫，直到閉幕時候為止。）

燕 明

(緊握着燕，握着她的手)這不是夏夜的夢，這不是夢，這是月下下的盟誓。
(抬着頭)你看，天上的月亮够多麼亮啊！讓這月亮記住我們的盟誓吧！(稍微沉寂一會兒)我從來沒有這麼輕鬆過，我的心也從來沒有這麼明亮過。壓在我心頭兒的苦楚，今兒我頭一回痛快地說出來。(詩意地)我一身真輕鬆地好像就要飄——飄——飄到天上去一樣。

(明一往情深地訂着燕，緊隨着燕，坐到燕的旁邊兒。兩人膝蓋倚着膝蓋，明把一隻手放在燕的喉頭，他們夢一樣地微笑着，沈醉在明月的夏夜裏。)

燕

(好像蟲聲蛙聲都是在給她伴奏着一樣的詩意地低訴着)國明，我就要離開了苦海啦嗎？
(燕立起來，明也隨着立起，一同看着遠處。)

明

(詩意地朗誦着)痛苦已經留在對岸，我們現在正坐在一個渡船，這個渡船載着我們向前向——前——你看(向前指着)一條光明大路就在前面。

燕 明 燕

(把頭靠緊着明的肩，往遠遠地看去，夢一樣地。)(離開痛苦愈離愈遠。)

(同時詩意地)離——開——痛——苦——愈……愈……遠……

(明用那一對明亮的眼睛，訂着燕。燕抬起了頭同樣地！着明。他們誰也不再說什麼了。明緊緊的抱着燕，吻她，兩隻明亮的眼睛不再訂着燕的眼睛緊閉了起來，她那一對大眼睛看了看明也閉了起來。)

（台上靜得沒有一點人聲。祇聽着知了在歌唱青蛙夏蟲在奏着。清風徐徐地吹着。）

——閉幕

第

三

幕

人物：（以登場先後爲順）

鄭國輝 燕 珍 林乃賢 輝琪衡 黃慧珠 林仕瓊 高 升 漢 奸 日本軍官 日本

兵甲 日本兵乙 林二爺 林國華 楊 媽 鄭國明 狄伯爾

時間：北平淪陷二年後（民國二十九年）的秋季某夜晚。

地點：北平林公館的客廳

佈景：

仍然是第一幕的林大老爺的客廳。

注意的是第一幕中新年所用的東西都不見了。例如：新年掛的紗燈，現在已經換上普通電燈，神案上沒有了燭燭，八仙桌前面也沒有圍桌布，茶几上也沒有了八寶盒，牆壁上也沒有了五彩絲線繡的紅緞福祿壽喜圖。

客廳裏添了一張寫字台，上面放有幾部線裝書，幾本字帖，幾張報紙，還有筆、墨、紙、硯，和一個台燈，一個電話機。

桌椅的佈置也有些變動。

幕開：

客廳裏的電燈開着，幾乎同白天一樣的明亮，走廊也有一個燈照耀着，花園却是漆黑的，這時候已經是夜晚九點多鐘了。

輝 燕 輝

客廳裏燕珍穿着一身藍布長袖旗袍，伏在寫字台上面兒用心練字，兩年來讀書習字已經成了她生活中重要的部份，她身體比以前健康了，精神也比兩年前好的多。現在在她眼前總有一條光明的路途擺着，身心健康起來，人愈發健美了。

鄭國輝穿着一身漂亮的秋季西裝，一件秋外衣，無聊地坐在沙發上，噴着烟圈兒。北平淪陷了兩年以後，生活雖然日益困難，然而他西裝的漂亮不減當年，以前不吸香烟的鄭國輝，現在已經是烟不離口了。看到他兩個熏黃了的手指頭，跟他噴出的烟圈兒，已經可以看出他吸香烟至少有一年以上的資格了。

客廳裏寂靜地一點兒聲息也沒有，所以花園裏蟋蟀在像唱歌比賽一樣歡實的叫聲，聽得別清楚，甚至秋風吹着落葉，一片片刷刷落下的聲音，都清楚地可以聽到。

台上沉寂一會兒。

真用功！字已經寫得够漂亮的啦，不用寫啦！（仍然噴烟圈兒。）

（停住了筆，抬一抬頭）寫字總比你噴烟圈兒好，誰像你一天到晚，一點兒正經事兒也不做。（繼續地寫字。）

（氣憤着）在這兒做正經事兒？現在的北京可不比當年的北平啦！現在不是早已做喪亡國奴啦嗎！電影院不敢去，公園兒不敢走，過城門洞還得下車全身搜一搜。北平這世界已經成瞭日本的世界啦！祇有悶在房裏還少出點子事。咱們現在不過是挨一天算一天，誰像

你是的，倒像做亡國奴做的起勁兒，一天到晚念書寫字兒，寫字兒念書，忙不完。嗚！日本兒又沒有女狀元，亡國亡給了小日本兒，老實說，你們女人比我們男人還要倒臺十倍。（放下了筆）你當然不倒臺！（立起）那兒像你抱着金飯碗，反正銀行裏也沒有什麼事兒可忙，成天講就抽好烟，吃好菜，穿漂亮西裝，要不結，就是來上四圍麻將。（滿看不起他）一天到晚連報都懶得看。

燕輝（理直氣壯）看報，看報。（走近寫字台，把桌上的報一擡。）看這些漢奸報！（被他弄得吓了一跳）你怎麼啦！看報，看報總比你打麻將好，看漢奸報也可以從反面兒看出來些真消息呵！，真正的中國人爲祖國在抗戰，你成天在房裏竹戰，像你這樣兒，自暴自棄，才真是要做一輩子亡國奴呢！

燕輝（無奈何祇好另取攻勢）我要不做亡國奴，我早逃出北平囉！

燕輝（不用損人，七件事變的時候，要不是我病的起不來床，早勸國華一塊兒走啦！

燕輝（不信的話）勸國華一塊兒走？國華到現在也不想走呢。你的心事當着我還不曉得，你倒是想跟明弟一起走，可惜的是那時候病的不能起床——走不動，心裏急死啦。

燕輝（變了臉色）少廢話，我倒是問你，那時候你爲什麼不跟國明一塊兒逃出北平呢？

燕輝（分辯）我跟他不一樣。他要不是因爲日本人一進北平城開的那張逮捕人的名單裏面兒有他的名字，他也不見得會走，爸爸媽媽也不見得會叫他走。

燕 可是你要走，當然能走，陪着弟弟逃出敵人的虎口，那是多麼好聽的事兒！

輝 他走得也太危險啦。要化裝個小商人，身上祇能帶幾十塊錢，跟兩件破衣服，逃出北平還要自個兒去胡撞。

燕 可是他現在不是撞的很好啦嗎？

輝 （感慨地）真是。早知如此，不如跟明弟一塊兒逃出去呢！（牢騷）在這兒蹲了這麼多年還是個行員，連個副主任都熬不上。

燕 成天到晚光發牢騷幹嘛？想走現在還不晚呵！

輝 （好像是惋惜地）現在晚嘍！不行啦！

燕 （不相信地）現在怎麼不行？

輝 （解釋）現在請求一個旅行證要先交三張像片兒，還要家長蓋章，再由派出所報到段，段報到區，一層一層地批准啦就不容易。真批准啦，到時候要是不回來，咱們這一大家的人

頭可就都要分——家——啦。

燕 （不以爲然）也不一定那麼難吧，請華不是有個同學前幾天還走了嗎？

輝 要是會說兩句日本話當然方便多囉！（盯着燕）我倒要問問你，你是不是總想那位會說日本話的？

燕 （裝不懂）你說的是誰？

輝 (湊近她) 不要水仙不開花兒裝蒜噠，自然是明弟。

燕 (好像毫不在意似的) 你這個人真是無聊。我不是跟你說過多少遍噠嗎，(加重地) 我對你跟國明都是一樣。

輝 (滿不高興) 都是一樣，都是一樣。明弟走嚙兩年啦，你對我還是跟對他一樣。是不是他還是常給你寫信？

燕 (坦白地) 他給國華的信裏，總有我的信。

輝 他到底對國華怎麼樣？

燕 那你去問國華去，我怎麼知道(停了一會兒) 我又不是她肚子裏的蛔蟲。(給他一個冷冷的臉子看。)

輝 (有些生氣地) 我從沒有看見過像你這麼冷的人。(加重) 你簡直是冷得像一塊冰。

燕 那也不見得。我就是熱的跟火一樣也沒有用。(試探着) 我問你，我要是想跟你一塊兒逃

出北平，你敢不敢？(看着輝等着他的回話。)

輝 (不耐煩) 我早跟你說過，現在要逃出北平比上天還難，那還不如干脆到日本軍司令部去

報到，倒真省了一道事。

燕 (早就料到他不該) 這不結噠？(看不越地) 你胆小無用！

輝 (不服氣) 我胆小無用，還是你胆小無用，我到不知道！

燕（轉身走向寫字台）我懶得跟你費話。（用手往沙發一指）你好好地給我坐在那兒。（回到寫字台旁邊坐下。）我還是寫我的字。（準備繼續寫字。不理他，不看他。）

輝（祇好裝着得意的樣子）好，好，我是最高與碰你的釘子。（莫奈何地坐下。）

（林乃賢穿着一身黑緞的長袖舊旗袍一雙中國式的便鞋。兩年來因為家裏的事愈來愈不順心，加之，成天成夜地想念着遠離膝下的愛子，使得她頭髮也斑白了，縐紋也多了起來。她從走廊走進客廳來，頗有些老氣龍鍾的樣子。然而她滿面的慈祥却也同她年歲一樣地增加着。）

燕看到賢進來，站了起來，放下筆，迎上幾步。）

賢（笑容可掬地）燕小姐，快十點鐘啦，這麼晚你還在寫字呢！

燕（笑着）我沒有事，寫着玩的。

（輝看到母親進來，剛剛站起來，才要說話——）

賢（一眼看到了輝）輝兒，我叫你做一點兒事兒好難，叫你給明弟寫封信，你總不寫，原來你跑到這兒胡聊來啦。

輝（支支吾吾地）我也是才來的。

賢（向輝）叫你做一點事兒真難，一天推一天，已經好久沒有給明兒寫去一個字兒啦。

燕（有意地解圍，指着沙發）您請坐吧！請坐。

賢你也坐下，（慢慢地坐下）你跟國華近來收到明兒的信沒有？

燕 (坐到賢的旁邊) 嚶，快有半年沒有收到他的信啦！

(輝獨自地坐在一個角落，又噴起烟囂兒來。)

賢 (長歎一聲) 嚶！我也是快半年沒有收到他的信囉！他總是到處跑，今天信往這兒寄，明

天的信又要往那兒寄；一會兒到了西安，一會兒又過了黃河，一會兒又到了重慶。不是說公司派到分行，就是說又回到了總行，現在看他的信，真也跟打燈謎兒一樣。我看他說到了西安，又過了黃河，一定是到了戰地；說是總公司派到分公司審查賬目，一定是總機關派到分機關去視察。燕小姐，你說對不對？

燕 (點頭) 對囉！您對國明的信最有研究。前回國明那封信不是說，在重慶下場大雨，房子漏啦，行李皮箱都壞啦。我們大家還都說國明怎麼睡得這麼死，房子漏嘍也不會搬一搬箱子跟牀舖。還是您一想起就想對嘍，說是一定是國明在重慶被日本鬼子的炸彈炸啦——房子也炸啦，行李皮箱也炸壞啦。

賢 (頻頻點頭) 嚶。對嘍。自從明兒寫那封信之後，再沒有信來，燕小姐你看我能不能不急，明兒他不會半年不寫一封家信。我真怕他會出什麼事情。

輝 (也像是安慰話，也像是俏皮話) 也許他忙。(話說完又繼續地噴烟囂兒。)

賢 (給輝個釘子碰) 他再忙也不像會你那麼懶。

(輝碰了釘子不再說話，站起來無聊地在房裏看看這個，翻翻那個。)

賢（燕看到輝到她書桌上胡翻，走到書桌，把寫的字收到抽屜裏去。）

賢 我一天到晚想她，夜裏盡夢見他，有時候夢見他笑嘻嘻地回家來啦；有時候夢的可就不吉祥啦。

賢（安慰她）那是因為他太想他的原故。

賢 我常常想他的房子、箱子、行李都炸壞啦，人可怎麼好！

輝（有些不耐煩地又像是安慰地）不要緊！聽說重慶有防空洞，那是世界有名的。

賢 什麼叫防空洞？

輝（聳着老太太太嚕嗦，半開玩笑地）什麼叫做防空洞？七七事變的時候，趙花把兒在後花園花洞裏挖的那個土洞兒，大家不是都躲過嗎，那就叫防空洞。

賢（統心地）要是連房子都炸壞啦，那樣兒的洞還有什麼用呵！

燕（解說）聽說重慶的洞是在山下邊打的，就跟螞蟻窩一樣，光長就有多少里，人在裏頭就跟螞蟻一樣，上面下大雨，打多大雷也不要緊。炸彈不用想炸進去，所以日本人炸重慶，總炸不死什麼人。

賢 那可真不知是什麼樣兒的洞啦。但願真是這樣兒就好囉。（長歎一聲）嚕……明兒要是真有個三長兩短我這條老命可也就活不下去啦。（提起舊事）事變的時候我就不願意他走，可是我又怕他在這兒叫日本鬼子真抓了去，性命也就完啦。照現在看，倒是他那時候走的

對，不然，在這裏就是不叫鬼子抓去，像明兒那樣的人，他是受不了現在日本鬼子這份兒氣的。（驕告一樣地）但願他是平平安安的。

燕 （安慰地）還是有福氣的人，一定能保祐國明是平平安安地。（不自覺地癱了起來）但願他是平平安安地。

輝 （學着燕發癱的聲調）但願他是平平安安地。

燕 （看了輝一眼）討厭！（臉微微地泛出紅暈。）

寶 （並沒有注意到輝說的什麼）但願中國早點兒打勝仗，叫我看見明兒跟中國軍隊打箇栽平，我就死也甘心啦。

輝 中國那輩子才能打勝仗呵！

燕 再有幾年中國一定會打勝仗，明哥騎着大馬跟着中國軍隊一塊兒回來。

寶 他來信不是說會騎大馬嗎？（好像已經看見了明兒似的）他一定騎着大馬跟中國軍隊一塊兒回來。

燕 （也有些神往點着頭）嚶。

輝 （不信那回事兒）哼！

寶 （向燕）說了半天我倒忘記啦，我這應晚來，是來求你替我給明兒寫一封信的。我在家裏愈想愈不放心，想着今天晚上非發一封信給明兒不可。你有現成的筆墨（懇求地）費神麼

替我寫一封吧！

賢燕 (忸怩) 我寫的不好。

(真實地誇獎) 別客氣呀。聽說你現在字又寫得好，文兒又做得好。你真是聰明用功，進步地快。別客氣啦，你替我寫一封吧！

賢燕 (微笑) 不敢當，您誇獎啦！那麼着，我就昏然寫吧！(走到寫字台，準備着信紙信封。)

(走向寫字台前坐下向冀) 你就把我剛才說的寫下來吧！(慢慢地說下去。)

賢燕 (你說我有半年沒有收到他的信囉，很想念他，來的信上說重慶天氣常常下雨，一定要好好地保重身體。能好好地愛護身體，也就是孝敬我，以後一定要每禮拜寫回來一封信，要是忙就是寫回來幾個字兒，也是好的。我現在已經老啦，沒有別的希望，祇盼着你早一點兒回家團圓團圓。)

賢燕 (停了一停，看着燕在寫。)

賢燕 (燕小姐，你都聽明白啦吧！)

賢燕 (邊寫邊聽，點了點頭。)

賢燕 (您放心，都聽明白啦。)

(親切地) 你慢慢地寫，寫完囉，念一通給我聽了就是啦。(突然想起) 哎呀，我忘記帶來那封信。(向輝) 明兒現在在那兒，你記得不記得？

(指燕) 她一定知道。

(向燕) 燕小姐，請問你

(已經聽到了他們的話，在抽屜找出了一封信念出) 重慶中四路三百九十五號。(又低頭

寫信。）

賈 (搖搖頭) 不對吧！他給我寫的信上，是說上清寺多少號的。

禪 不會吧！

賈 一定是上清寺，我記得清清楚楚。我還說過不知道爲什麼要住在一個廟裏，上清寺應該是個回回教的禮拜堂，可是就是多少號，我記不清啦……

(林仕堃穿着鐵緞長袍，戴着氈帽，提着公事包，從花園上走廊進到客廳來。)

(這兩年來顯然他又老了許多。家裏鬧着分家，公司裏日本人鬧着要加股，使得他又添了不少白頭髮，好在他保養的很好，精神依然非常健旺。)

(花園裏的一陣風隨着林，刮進了客廳，吹動着玻璃門。)

林 (自言自語地) 外面天都發黃，怕要起大風。(用手擰了一揮身上的土，隨手把帽子到也衣架上，皮包也放到一旁。一轉身一眼看到賈，向賈) 喚，大姐你在這兒，大姐夫在家嗎？

錦 (立起) 在家，有什麼事嗎？

林 有點事想跟他談談。

賈 好，(向禪) 國輝你回去請你爸爸來一趟吧。

禪 好。(走向門。)

林 也沒有什麼事。(在室內踱來踱去。)(國輝(本來想止住國輝)不絕也好，國輝就說我有)

事請他過來商量、商量。
是。(下)

賢 (向林) 公司裏又出了什麼事啦嗎？

林 自從日本人進了北京城，公司裏就沒有安靜過，請客、說好話，就不用說啦，到處要送錢才能辦事，最近愈來愈花樣愈多啦。

賢 日本人這兩年也鬧得太不像話啦。

林 日本人這樣作法，中國人再也不用想在北京作一點兒生意了。

賢 是不是日本人又在公司裏想什麼新花樣呢？

林 他們的花樣可真多，今天日本軍又派人來，嘴裏說是跟我商量，可是就是硬要壓迫公司裏加日本股，一直鬧到現在。

賢 好！好！家裏的老二，鬧着分家，鬧了兩年多啦！現在又來嚙日本人。

(鄭琪衡兩年來到沒有什麼變動，身上穿着嘩嘩夾袍，上。輝隨在鄭身後，上。)
好大的風。(用手帕揮了揮身上的土。)

輝 (自言自語地) 沙子簡直迷人眼。(用手怕擦眼。)

林 (向鄭) 外面風真大呵！噢，有點事商量商量。將才正跟大姐談起，今天日本特務機關又派人來鬧着要在我們公司加三分之二以上的股，日本人鬧着要加股已經有半年多啦，每回

說說好話，請請客人也就過去了。今天情形不同，他說北平這幾家麵粉公司祇有我們這一家沒有日本股，這回怕要難辦。（略為思索）我想明後天在報紙上登一個大廣告，請你做公司的常年法律顧問，我想我先避他們幾天，就請您出馬抵擋一陣。

（考慮地）可是……

（止住他的話）公司要出一筆費用，那裏沒有問題的。

（支吾着）倒不是這個。噫，這件事，在法律上別人要入股，公司方面不同意，那是毫無問題的。不過要是日本特務機關，法律可就沒有用啦！

（頻頻地點頭）噫，噫。

（勸告地）這還要多多地考慮考慮。

（外面的風漸漸的緊了起來。）

我們公司與其叫日本人入股，還不如索性賣給他算囉！

可是日本人一定不會出現在市面的價錢買，弄來弄去，還不是等於白送給他們。（稍停）

聽讓佐藤大佐曾經約您出來做糧食管理局局長，是不是？

（點頭）噫。他們那裏是管理什麼糧食，他們祇是想把北平附近一帶的糧食集中起來往外

運。現在這裏的糧食還不夠吃，再往外運，人還不都要餓死，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我們怎麼好做。

鄭：「那麼已經謝絕了嗎？」

林：「（點頭）我祇說我年紀大啦，精神願不過來，負不起這麼重大的責任。謝謝他們的好意。」

鄭：「這麼樣得罪了他們，麵粉公司的事怕更加不好辦啦。」

林：「（同意地點頭）嗯。」

（外面的飛沙打着玻璃窗，蟋蟀早已沒有了聲息。）

（秋風呼着，黃葉刷刷地往下落。）

（秋風捲着塵沙打着玻璃窗，落葉也被捲在一起在玻璃窗外飛舞着。）

（高升領着漢奸日本軍官和日本兵甲乙從花園上走廊，進到客廳。）

（高升手裏提着一個寫着「林府」兩個大字的燈籠，在前面領路。）

（漢奸穿一身西裝，留一個日本式的小鬍子。）

（日本軍官穿一身黃呢軍服，腰上佩着一把指揮刀。）

（風沙塵灰吹得落葉跟着他們一起捲進客廳裏面來。）

（漢奸、日本軍官、日本兵甲乙都在用手揮身上的灰，擦臉上的土。）

高：「（手裏仍然搖着點燃着燈燭的燈，手有些發抖。）老爺。檢查……戶……口……」

（鄭、賢、燕、雁慌忙地不知道怎麼樣好。）

（日本軍官跟七兵甲乙到處搜查。）

〔外面飛沙走石吼起來。〕

〔日本兵甲乙同樣地提著已經上了刺刀的短鎗，跟要臨陣多餘一樣地神氣，提著槍。〕

〔日兵甲調戲燕，燕一步步地躲開賢的身後邊，賢怒目注視日兵，將要阻止日本兵甲，日兵甲用槍托打賢。〕

賢、哎唷！（應聲倒到地下。）

〔燕和輝跑過去扶賢。賢已經昏迷。於是輝和燕把賢抱到內室。燕、輝、賢，下。〕

〔漢奸去和日軍官，指手畫腳地談話後，軍官指示漢奸。〕

漢（官腔）我們是來檢查戶口來的。（命令地）叫他們都出來。

林（向高）高升你到屋裏去，請太太他們快到客廳來。

高（應聲）是。（進內室）

〔日本兵甲提着槍，隨着走進內室。〕

〔日本軍官和日兵乙在室廳到處搜查。〕

黃（向日本軍官和漢奸）請坐，請坐。

〔日本軍官笑瞇着眼睛，點了點頭。〕

漢（向黃）不客氣，不客氣。

〔黃、燕、輝驚慌地從內室走出，高隨着也走了出來。〕

漢 (官腔) 都在這裏啦嗎？

高 (恭敬地) 回稟先生，大老爺裏的人都在這兒啦！

漢 (看了看手裏的表冊) 那位是林仕瓊？

林 (低聲下氣) 我是林仕瓊，(陪出笑容) 您貴姓！

漢 (得意地) 我姓由本。

林 (疑惑地) 姓由本？

漢 (得意忘形) 哎。我現在姓由本，我本姓王。

林 (恍然大悟) 噢……噢……噢。

(日軍官走近漢奸，談了幾句話，漢奸必恭必敬地點頭恭聽。)

漢 (接着說剛才的話) 這一回檢查戶口，跟前回不同，本來像您這樣兒的大宅門，在北京都已

經住囉有二三十年不會有什麼反動份子。不過上邊的命令是限今天通夜把全城每戶的人口

都清查一遍，(稍停) 並且(有意拉攏) 哎，林先生我們是知道的。

(漢奸和日軍官談話。)

(燕非常害怕地同輝在談着。)

(林跟鄭在談話，黃也湊到一起。)

漢 (官腔) 你們一家人都在這兒啦嗎？

林

是的，我們大房裏的人都在這兒。（指黃）這是我太太。（指燕）這是我的養女。（指鄭）這位是住在東院的姑老爺。（指輝）這位是姑少爺，還有我一個女孩子在後院，在後院呢？

（日本軍官和漢奸對林、鄭、黃、燕、輝注意地看了一遍。日本軍官點了點頭，和漢奸說了幾句話。）

（內室的日本兵甲提槍走了出來。）

好，好。現在沒有什麼事兒了。已經檢查完畢。

（林、鄭、黃、燕、輝鬆了一口氣，都活動了一下。）

（高點燃了燈籠，領先走出客廳。）

（漢奸、日本軍官、日本兵甲乙隨着走出客廳。）

（輝、燕、黃入內室下。）

（林、鄭送到玻璃門外。）

（敷衍地同時）麻煩諸位，麻煩諸位。受累，受累。

（狡猾地）那裏話，那裏話。

（高提着燈籠在前面走，日本軍官、漢奸和日本兵甲乙隨在後面，他們順着走廊往後院走）

下。)

(林鄭開玻璃門，進。)

(門外的風漸漸的小了一些。)

鄭 (自言自語地) 一定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我們這個大門他們還是第一回呢！

林 (心神不定地) 是的，是的。(看了看鄭) 大姐還不知道要緊不要緊呢？你趕緊打個電話請協和醫院的狄伯爾來一趟吧！(向內室走。)

鄭 (打電話) 喂……喂……喂(用手搖動電話。)(線叫剪斷啦。)

林 怎麼他們把電話線都剪斷啦。

鄭 那麼我自己去一趟吧！

林 他們還都在後院，門口一定有人，不會讓你出去的。

鄭 估且試一試。

林 那也好。(進內室，下。)

(走廊的電燈清清楚楚地照耀着，玻璃門外面高升領先提着一個大燈籠，漢奸日本軍官和士兵甲乙押着面貌黃瘦臉上有麻子的林二爺，從走廊裏面走出來，下了石階，往花園走去。)

鄭 (鄭向玻璃門走，聽到門外的人聲仔細一看原來林二爺被日本兵押着走啦。)

鄭 (轉身向內室，吃驚地喊) 大哥，大哥，快來，快來，快來，不好啦！二哥叫日本兵——不是，

叫皇軍給帶走啦。

林

（又是一驚，一邊從內室向外跑，一邊喊着）啊？什麼？什麼？真的？

（黃、燕、輝隨着林都從內室跑到客廳。）

（林國華和楊媽幾乎是隨在日本兵的後面走到走廊，開玻璃門，進到客廳。）

（兩年以來華更好裝飾了：一臉濃裝，高跟皮鞋，紅條絲光綢襪，一件紫紅色夾大衣。電熨的頭髮隨着時樣也有了變動。）

（楊媽這兩年來也老了些，頭髮已經有些斑白，下面是一件黑夾襪褲，上衣已經穿上棉襖罩着一件舊的毛藍布褂。）

華

（一進門，慌慌張張地就喊）哎呀！真吓死人！真吓死人！（好像是對大家）日本兵把二叔給押走啦，剛剛神走的。）

林

（申斥地）小聲點兒。（緊張地）究竟怎麼回事兒！

（指手畫腳地）我陪二叔在那兒打牌，正打得起徑兒，高升帶一個留日本鬍子的人，還跟着幾個日本兵，進房來說要檢查人口，就把我一個個兒地相，可把我吓壞啦！看到二叔就問起來啦（學漢好的腔調姿勢）：「你今天去後門大街沒有？」二叔說：（學林二爺的腔調姿勢）「沒有。」又問：（又學漢好的腔調姿勢）「有個皇軍大尉叫人害了你不知道不知道？」二叔說：（學林二爺的腔調姿勢）「不知道。」他問完啦，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

屋子裏几裏哥落兒地亂搜一氣。一下子就把二叔那隻大煙槍給搜出來啦。日本兵看到這大煙槍就笑了起來！

黃

華

（插入）他們一定是來搜大煙來啦，可是老二有煙民登記證，是奉了官的，不該有罪呵！（看了看黃，得意地）媽，叫我說完呵！那時候我也想這回可真糟心啦。（語氣一鬆）可是日本人搜出了大煙以後，倒客氣起來不再搜啦。他們說你們大概是良民，不過現在有命令要我們搜查全城有麻子的人。因為有人看見打死那個大尉的是個麻子，今天深夜要審問全城的麻子。鬧了歸結趕情是要逮麻子。非要帶走二叔不可。

楊

（插入）我就知道要出事情啦。這幾天二老爺那屋裏的九少爺成天到晚在唱：「麻子麻，上樹爬，狗又咬，人又拿，急的麻子，沒處爬。」我就直說二老爺有幾顆麻子，不許這麼唱，可是愈說愈唱。好唱吧！現在可都給唱出來啦！

華

（瞪了楊一眼）你別盡胡打岔，倒是叫我說完呵！後來還是高升直跟兩個留日本鬍子的人說好話，那個人才說，你們既是良民就不要怕。審問完嚙，交上幾百塊錢，就能領一張票——有票的是官麻子，不是私麻子，以後就再沒有麻煩事啦。

林

（從鼻子裏哼出）哼！麻子還要分官的、私的，這還成什麼話，成什麼世界啦！

黃

（還要說風涼話）好啦！這幾天也不用鬧着分家啦！老二也該老實幾天啦！

（鄭國明從花園走上走廊，快步地進了客廳。他穿着一身淪陷後的北京新民學校學生所穿的

日本式的學生裝，一頂四方的日本式的大學生帽，一身銅扣子黑哩噠的學生服。猛然一看，雖然他還很像學生，但是仔細一注意他的言語姿態，就知道他已經是個飽經世故的少年老成的青年。兩年來到處地奔波，多少使他面孔上帶着些風塵氣。）

（台上的人看到了明都非常緊張驚訝，尤其因為連着發生的兩件事，已經使大家過於緊張，大家半信半疑地，好像在夢中一樣。）

明（一臉笑容）原來大家都在這兒

輝（楞了一下）明弟。

華（又是驚，又是喜，幾乎要撲到明的懷裏。）明哥！明哥！你……你……回來啦！

楊（看到明笑了起來，幾乎忘了將才二老爺的事。）哎唷，我們的明少爺可回來啦！又跟上

回從東洋回來一模兒一樣兒，還是穿着這麼一身東洋衣裳。

明（興奮地）就回到家裏去，看見一個人兒也沒有，想着一定都在這兒，真的都在這兒。

華（興奮地似乎已經忘記了二叔將被捕去的事，笑嘻嘻地急着接明的話。）明哥你怎麼回來

的？

明說起來話長，我們慢慢地談吧！

（大家都自自然然地坐下。明也坐下。）

（祇有楊站在一旁。想聽聽明少爺說些什麼，不捨得離開。）

明 我回北平其實快有一個星期啦。早就想回家一趟，總抽不了身，今天下午算是才辦完了事，晚上我早就來啦，可是剛剛要進大門兒，就看見日本兵進來檢查戶口；我只好轉了一轉，回來看見他們出去啦，我才進來。

燕 (看到明回來，心早跳個不停了，有許多話想問又不好意思問。終於鼓起勇氣簡單地問了句也算是隨便的談話，其實確是她心裏最要知道的事。) 你怎麼想着回來囉？

明 (低聲) 是奉到命令來的。我離開重慶快有半年啦。(立起) 因為決定回北平，所以不方便給你們寫信。我一路都是因為有了事就攔着，差一點兒不能來，這回真不容易，算是得到機會能回到家裏看看。

華 (走近明，關切地) 明哥，你快說說這兩年來你在外邊的事，說說打仗的事，說說重慶，要不結你還是先說說一路上怎麼能來北平的。

明 現在日本人檢查的很利害，沒有旅行證或是乘車證，那簡直不用想坐上火車，更不用想進北平的城門。可是我們也有我們的辦法。我們的游擊隊有一句口頭禪，是半點鐘過黃河，十五天到北平。我們要想過黃河，在半點鐘之內有法子我得到船渡過去，要是有任務要來北平連照像片辦手續，弄旅行證，起早，坐火車都算到一起，十五天之內一定可以到的了。我一路上都好，就是在火車上麻煩點兒，在火車上差不多是一站一站地檢查，瞧見有不順眼的就拉下車去審問。我在火上還叫問了幾回，後來碰到一個日本兵很愛跟我講話。

漢奸一看我跟日本兵聊起來啦，他們也就不多問啦。

（羨慕地問明）你的日本話現在可真有用處。你這衣裳再一穿簡直是個地道的日本人。

助 助 （解釋）就是因為怕他們麻煩，所以我才穿上這一身日本學生的衣服，他們以為我是新
民學院的學生呢？這兩年來北平的變化真不少……。

（高升從花園上走廊，進客廳。上。）

高 （向林）老爺，公司裏李順來說，有位日本軍官有要緊事等着，要會老爺。

林 （自言自語地）這麼深更半夜的，還找人，也未免迫人太甚了！（看了一看錶）真也太難
啦，都已經兩點半囉還會人。（向高）你就說我家裏有病人，不管什麼要緊的事明天再

說。

高 是。（應聲以後，轉身下。）

（台上暫時地沉寂片刻。）

黃 （向明）國明你媽媽剛才叫日本兵給打昏啦，你進去看看吧！

明 呵！在那兒哪。

黃 現在躺在我的房裏呢！

（鄭走過打電話。黃、燕、輝、明進內室，下。）

鄭 喂……喂……喂（搖動電話）怎麼還打不通？

林 我看你自己坐車子去協和醫院請狄伯爾吧。最好你用車子把狄伯爾接來，順路到蒲局長那裏設法保出來老二，別叫老二在裏頭太吃苦。

鄭 好，好，我去，我去。

林 家裏的事我照應，早一點請狄伯爾來好麼！（進內室，下。）

鄭 好，好。（出玻璃門，下。）

（燕從內室走進客廳，上。一直走到書桌開打抽屜。明也走進客廳，上。）

燕 （拿出抽屜裏的信紙）諾，這是你媽媽剛才叫我替她寫給你的信。（把信交給明。）

明 （接過信讀）「明兒入覽半年未得汝書至念。重慶天陰多雨，務多保重，須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保護汝體，即愛我也。今後每週務寄家信一封，如事忙碌，數字報平安可矣。母體尚健終日惟望吾兒早日回家團聚。」（讀完信，落淚。）好容易才回到家裏來，媽媽又叫日本鬼子打成這樣子，好可惡的日本鬼子！

燕 這一晚上出的事兒也太多啦！我心不知道有多麼亂。

明 我心比你亂得多呢！（望着燕）好不容易我們可真又見到啦。

燕 （望着明欣慰地）真想不到你會回來。這回你怎麼打算？你能住多麼久？

明 （簡單地）天一亮我就走。

燕 （驚訝地）這麼快，天一亮就又要走！

明（苦惱地）這有什麼辦法！我那裏忍心這麼樣兒地走，可是我奉到命令一定要坐明天第一班的火車。

燕（發痴地）天一亮你就又走啦！你……

明（插入）我這回奉命來北平的任務，在今天下午已經完成。我們是絕對服從命令的。明天天一亮我非離開這兒不可。

燕（發慌地）明天天亮你非離這兒不可。你……（癡望着明）我等了兩年多啦！你一回來這麼樣兒就又走。（幾乎落淚）我……我……那我呢？

明（明白了燕的心思）噢！（用手往口袋裏摸）我已經把你跟大哥的旅行證都辦好嚕。（從口袋裏拿出旅行證給燕。）

（燕接過旅行證歡天喜地望着，隨後明又拿回。）

明（把旅行證收到口袋裏去）我早已準備好約你跟大哥一塊兒走出這虎口的北平。

燕（夢一樣地）你真說天一亮我們就一塊走出這個死地方兒嗎？（走近明，狂喜地）真的嗎？明哥？

明是的。抗戰正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努力，你們到重慶那邊兒去，可以為國家出力的地方正多，又何必死守在這樣子的地方呢？

（林從內室走進來。）

林（走到沙發坐下，長歎一聲。）唉！

明（向燕）我先去跟大哥談談，（做一個眼色，又用手暗中指了指林。）你好好地商量，商量吧！（進內室，下。）

燕將才國明說，他天一亮就非離開這兒不可。

林家裏這個樣子，他剛來又要走？

燕他說任務已經完成，奉到命令非坐明天第一班火車離開這裏不可。

林（同情地）倒是真怪可憐的。他說任務已經完成，這回是來幹什麼的？

燕他沒有說。（漸漸引入正題）他還說他想約他的大哥一塊兒走呢！

林（搖搖頭）他大哥恐怕不會走吧！他們的母親又叫日本人打得這樣重傷。

燕（吞吞吐吐）他還……他還給我也辦好囉一張旅行證。

林（頓時激憤起來）呵？什——麼——？他是替你跟國輝一塊兒辦好了旅行證嗎？

燕那麼他是爲你跟國輝開一條大路，要你們一塊兒遠走高飛啦！（訂住燕）是不是你們寫信托他辦的？

林（解釋）我壓根兒就不知道他會回來，他這回回來也決不會事先告訴別人。

燕（點頭）說的也對。那麼你現在想怎麼樣？

燕（轉灣兒地請求）我在這兒成天看病打針，藥一天比一天貴，錢花的一天比一天多，並且也不能做什麼事……

林 我不是沒有錢給你花，不用說這麼多話。（直截了當地）干脆一句話，你是想走，不想走？

燕（還是轉灣兒地）我來這兒已經六年多啦！在這兒所受的苦處你總知道……

林（煩燥地）你不用說這些，你干脆說。

燕（鼓着勇氣）我不能在這大門兒裏再呆下去啦。

林（逼近她）你是不是已經決定走啦？

燕（忸怩地）我……我……

（明從內室上。）

明（走近燕）大哥他說，他不會說日本話，怕路上危險，並且媽媽又受了傷，他不能去，等以後再有機會說。

林（得意地）好！他已經不去啦！（看燕嘲弄地）你是不是也等再有機會再說呢？

燕（老老實實）你不是總說，祇要我什麼時候愛走，什麼時候就走，決不留我嗎？

林（想不到）那麼你現在還想走嗎？

燕（點頭低聲地）嗯。（頭許久不好意思抬起。）

林（向明）國明，現在國輝不走啦，你帶她（指燕）一個人（加重）跟你走嗎？

嗚 她那麼願意走，我很願意帶她走。

林 (莫明其妙) 啊！到底是他們倆，還是你們倆？你們想一塊走？你們？

燕 (懇求地) 叫我們走吧！給我一條活路……

明 請讓她走吧！

林 (大怒) 國明！你是明白的孩子，你要放明白一些。(向燕) 你走是隨時可以走，可是我不能叫你跟他一起走。你們也太大胆啦！(向明威脅地) 國明，你這回來做什麼你以為我不曉得嗎？我打一個電話，你立刻就會沒有性命！

明 您願意打電話，現在就請打吧！不過我早已聽說日本人要您做糧食管理局局長，您不肯做，您這種愛國精神實在令人敬佩。您既是不肯做漢奸，難道家裏的事倒願意日本人來管嗎？(看到林在沉默着不說話) 請允許我大胆地說吧！我們相愛已經快有三年嘍。

(燕羞答答地紅着臉，低着頭。)

明 (大胆地鼓着勇氣) 我愛她，因為她是嚐盡了人世辛酸的人，受盡了苦楚的人——也可以說是在烈火中鍛鍊出來的人，我也沒有別的想頭，我祇想幫助她過自由的生活，幫助她能過些幸福的日子。

林 (故意地不理明，話中有話地向燕) 他的話很聰明，很好聽。不過你要好好地想一想：我不叫你走完全是為你，我不能叫你去冒險，不能叫你走死路。為什麼連國輝都不敢走的

路，你一個女子要去冒這個險呢！你年青見識少，我是應當保護你的。

燕（直羞答答地低着頭，她難爲情地幾乎講不出來話，然而她不能錯過這個時機，忸怩地）請你讓我走吧！祇要能自由我不怕什麼危險。請你給我一條活路吧！這樣兒地呆下去，我寧願九死一生地找一條活路。

林（盡力地遏止住激奮的感情，故意和霽地）倒不是我留你，你也要好好地想想。你想一個年青漂亮有做爲的男人，會甘心要你做太太嗎？（一句比一句利害地）你怎麼能相信他不是玩弄你，甜言蜜語地欺騙你，等到他真把你弄到了手，幾天玩厭了，不又丟掉你。你想想看：照國明的品貌、學識、社會地位，要娶一個比你清白，比你有學問，比你年青漂亮的，人不是什麼難事。你從這裏走出去，再叫人丟了你，那時候，你可還能活下去。那麼，你想想：你走的是活路，還是死路。

（燕沉思不說話，突然流下淚，伏到桌子上痛哭了起來。）

（林看到燕哭了，心裏暗暗得意，不再說什麼了。在房裏慢慢地踱來踱去。）

明（向林）您說的很對，想的很周到。不過請您放心吧，我不是那樣的人。我不會欺騙她，更不會玩弄她。因爲她嘗盡了人世的辛酸，受盡了痛苦的磨練；所以她知道別人所不知道的，所以我對她同別人不一樣；我們會好好地在一起生活，好好地各人前途努力，爲國家民族的前途努力。也許我們走以後物質生活過得比這裏要苦些，可是我們是自由的。

我們不受日本的小鬼氣，不受漢奸的陰陽怪氣，我們過的是自由的、幸福的、有希望的生活。如果您是真愛我們的話，請放一放手吧！

（燕從桌上把頭抬了起來，看着明。）

（林沉着臉不理明，在沙發上坐下。）

燕（向林）給我一個機會吧！我一生感激你。

（高山玻璃門進客廳，上。）

高 美國醫生來啦。老爺。

林（沉重地）請進來。

（高開開玻璃門，狄伯爾上，高升下。）

明（迎上去）病人在裏面。

（狄伯爾點了點頭，隨着明進到內室，明，狄伯爾下。）

（台上沉寂片刻。）

（花園的蟋蟀在叫着。風已經停了。）

（林坐在沙發沉思不說話。）

（燕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嗚嗚地跟孩子一樣地哭了起來。）

（打破沉寂）燕珍（傷感地）你什麼時候愛走你就走吧！

（燕抬起頭，看着林。）

林（關切地）你去收拾收拾你的東西，你看看，你想帶定什麼東西，你就帶走吧！

燕（眼裏還在流着淚，却是驚喜地）你讓我走啦嗎？你真釋了我自由啦嗎？（立起。）

（林一句話不說。）

（花園是蟋蟀的輓歌。）

燕（緩慢地）真謝謝你，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你的好心，不過，（流下了淚）我不要你什麼東

西，我來的時候穿着一件藍布衣服，我走還是一身藍布。你給我的自由比什麼都值錢，我還要什麼呢？謝謝你，真謝謝你的恩惠。（感激興奮以及這一夜裏所發生的事，使她弱小的心靈止不住自己的眼淚。）

林（低沉地）你總還是這樣兒的脾氣，好，我還是隨着你，由着你的性子做去吧！不過將來

要是跟年青人在一起，你這這樣兒是要吃虧的。（立起）你跟國明去也好。這孩子我一向很看重他，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做。也好，這倒可以叫人放心。（看着燕同情地）你不要哭，現在還哭什麼呢？（他自己聲音有些啞了，幾乎就要流出淚來。）好，你們都還年青，你們去吧！（又坐到沙發上。）

燕（興奮地感激地）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地感激你。你救了我，你給我開了一條活路。我會永遠地感激你！

(狄伯爾從內室走進客廳，上。明在後面送着狄伯爾到玻璃門。)

明 (同狄伯爾握手) 謝謝，請您明天來。

(狄伯爾點頭，由玻璃門出，下。)

明 (向狄伯爾) 再會。(反身走近燕。)

燕 明哥(低聲)他已經讓我們走啦！

(天還沒有亮，遠遠地傳來第一聲雞叫。)

明 (愉快地)真的嗎？那真好極啦！將才醫生說媽媽的傷不要緊，一兩個星期就可以好。這

樣還算好，天就要亮了，咱們準備走吧！

燕 (走近明)該是天亮的時候啦，咱們走吧！

明 (向燕)你還有什麼東西要帶沒有？

燕 (搖搖頭)沒有，我就是樣兒走吧！

明 (向燕)沒有什麼事啦嗎？(看了看林。)

(燕搖了搖頭。)

明 (走近林)我們就要走了！

(明找到帽子和燕一塊向玻璃門走。)

(林低頭不說話，忽然站起要說什麼似的，可是終於沒有說出。仍然又坐下。)

(花園已經微微地有了光明。漸漸地明亮起來。)

(遠近的雞都叫了起來。)

(燕走到門口，又轉回身，到桌上拿着萬年青走出玻璃門，把萬年青交給明癩癩地不動。)

明 (站在玻璃門外) 天都亮啦！我們走吧！(他拉着鴉的手。)

(兩個背影從走廊到花園，下。)

(天漸漸地更亮了。)

(高升從外面上走廊，進客廳。)

高 (喊) 老爺，老爺。

林 (申斥) 什麼事緊着喊。

高 (慢吞吞地) 老爺公司裏李順來說，日本軍官帶着皇軍，把麵粉公司已經完全接收啦！

林 (好像夢被驚醒了一般) 呵！接收了麵粉公司？(有些發癡地) 麵粉公司叫日——本——

人——搶——去——啦！！

高 是。(站住不動。)

林 (自言自語地喊了起來。) 完啦！什麼都完啦？

(花園外面的曙光透進來。)

(雄雞叫出了光明的早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再版

萬年青一冊

(* 88367 渝熟)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壹元貳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光 鷗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劇本審查證劇印字第八九號

